

# 教育部 96 年度計畫期末成果報告

## 2007「走入歷史田野」暑期工作坊

指導暨補助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計畫主持人：吳密察

## 一、計畫宗旨

- (一)、利用國內外研究者之協助開課，培養青年臺灣歷史與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系所研究生結合文獻資料與田野採訪之研究視野與能力。
- (二)、提供國內大學臺灣歷史與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系所研究生與國外研究者進行交流的機會。

## 二、工作坊活動基本資料

第一階段：2007年「走入歷史田野」暑期工作坊，2007年8月20日至26日

### 一、工作坊進行方式

1. 時間：2007年8月20日（一）至8月26日（日）共7天。  
採全天制學習方式，參加者（包括工作坊指導教師）都必須住宿，以便晚間進行討論交流。
2. 工作坊的課程分成3類：（1）基礎演講課程（2）進入田野之實務訓練課程（3）在田野基礎之上的討論課程。
3. 參加工作坊之研究生在報名經審查錄取之後，必須事先在家閱讀工作坊指導教師提供之閱讀資料。  
「基礎演講課程」以演講方式授課，預定講授的教師見預定課表。
4. 「田野實務課程」，以教師帶隊實際在台南市原府城範圍內進行田野訪查。
5. 「討論課程」：每天田野訪查之後，隨即於當天的晚間在各位工作坊指導教師的主持下進行討論。
6. 研究生必須在工作坊結束之後一個月內繳交10000字以上之研究文章，經工作坊指導教師評閱通過後，由主辦單位發給修習證明。

### 二、參與工作坊的國內外學者：

David Faure 科大衛（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蕭鳳霞（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陳春聲（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志偉（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趙世瑜（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鄭振滿（廣州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教授）

吳密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李文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李豐楙（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

何培夫（立德管理學院教授）

戴文鋒（國立台南大學教授）

### 三、學員名冊

|     |                  |
|-----|------------------|
| 洪維晟 |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
| 洪瑩發 | 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
| 曾耀毅 |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研究生  |
| 張安琪 | 政大台史所 博士班一年級     |
| 陳雪娟 |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
| 鄭威聖 |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
| 盧易孜 | 後甲國中代課教師         |
| 蔡耀緯 |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研究生    |
| 蔡念儒 |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
| 廖安惠 | 成功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
| 謝佩瑤 | 成功大學政治系          |

|     |                |
|-----|----------------|
| 劉恆姣 | 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
| 陳賢波 |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
| 黎麗明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
| 陳麗華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
| 蔣楠  | 廈門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
| 莊濠賓 |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
| 唐曉濤 | 廣州中山大學副教授      |
| 莊華堂 | 採茶文化工作室主持人     |
| 洪綉雅 | 政治大學歷史系        |
| 朱冬芝 | 政治大學歷史所研究生     |
| 林聖蓉 |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研究生  |
| 鄭莉  | 廈門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
| 高安妮 | 金門縣金城國中教師      |
| 鄭安佑 |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研究生   |

|     |               |
|-----|---------------|
| 陳怡君 | 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 |
|-----|---------------|

四、 課表

|                | 8/20(一)                           | 8/21(二)            | 8/22(三)                                  | 8/23(四)  | 8/24(五)  | 8/25(六)                                      | 8/26 |
|----------------|-----------------------------------|--------------------|--|--|--|--|------|
| 09:00<br>10:10 |                                   | 蕭鳳霞：「歷史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  | 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漢人移民和動亂 (1680-1740) | <b>進入田野</b><br><u>西定坊</u><br>9:00-12:00<br>接官亭、風神廟→水仙宮→大天后宮→開基武廟         | <b>進入田野</b><br><u>鎮北坊</u><br>9:00-12:00<br>萬福庵、祀典武廟（六和境）、赤崁樓（御龜碑、碑林、海神廟、文昌閣、普羅民遮城遺跡） | 李豐楙：「歷史裡的宗教」                                 | 綜合座談 |
| 10:10<br>10:30 |                                   | 休息                 | 休息                                       |  |  | <b>進入田野</b><br><u>東安坊</u><br>天壇、北極殿、府城隍廟、東獄殿 |      |
| 10:30<br>11:40 |                                   | 劉志偉：「宗族與珠江三角洲開發」   | 吳密察、黃清琦：「台南府城簡介」                         |  |  |  |      |
| 11:40<br>13:30 | 12:30-13:30<br>報到                 | 提供便當<br>休息         | 提供便當<br>休息                               | 赤崁樓附近自行用餐  | 赤崁樓附近自行用餐  | 府前路一段附近自行用餐                                  |      |
| 13:30<br>14:40 | 13:30-14:00<br>吳密察：「博物館與臺灣史研究」    | 鄭振滿：「莆田平原的里社與村廟」   | 戴文鋒：「臺灣民俗、文化與歷史場域的再共——解讀片岡巖與《台灣風俗誌》」     | <u>寧南坊</u><br>13:30-17:30<br>由上橫街進入寧南坊→五帝廟→三官廟、鄭氏家廟→（文學館）→孔廟（府儒學）→大南門、碑林 | 13:30-17:30<br>開基靈佑宮、大觀音亭、興濟宮、開基天后宮、烏鬼井、三山國王廟（潮汕會館）                                  | 13:30-17:30<br>延平郡王祠、馬公廟、德化堂、永華宮             |      |
| 14:00<br>15:00 | 14:00-14:40<br>陳春聲、劉志偉：「華南研究會的簡介」 |                    |  |  |  |  | 休息   |
| 15:00<br>16:10 | 科大衛：「什麼是社會史？」                     | 蔡志祥：「歷史學者如何研究生意人？」 | 何培夫：「探索府城文物」                             |  |  |  |      |

|                |                           |                                |         |            |            |            |
|----------------|---------------------------|--------------------------------|---------|------------|------------|------------|
| 16:10<br>16:30 | 休息                        | 休息                             | 休息      |            |            |            |
| 16:30<br>17:40 | 陳春聲：「三山國王崇拜與宋元以來韓江中下游的社會」 | 趙世瑜：「從長城到黃河：10世紀以來華北的村社、移民與宗族」 | 進入田野的準備 |            |            |            |
| 17:40<br>19:30 | 自行用餐<br>休息                | 自行用餐<br>休息                     | 聚餐      | 自行用餐<br>休息 | 自行用餐<br>休息 | 自行用餐<br>休息 |
| 19:30<br>21:30 | 交流                        | 交流                             |         | 討論         | 外出或休息      | 討論         |

### 五、講師建議閱讀書單

| 授課教師                                      | 授課題目         | 閱讀書單  |
|---|--------------|---|
| David Faure<br>科大衛<br><br>(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 什麼是社會史？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J. 勒高夫等主編，《新史學》。上海市：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li> <li>2. 科大衛，〈從香港新界鄉村調查所見明清鄉村社會的演變〉，見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li> <li>3. 鄭振滿，《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史林》1995年1月。</li> </ol>   |
| 蔡志祥<br><br>(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 歷史學者如何研究生意人？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蔡志祥，〈企業、歷史記憶與社會想像：乾泰隆與龔利〉，《潮學研究》13，2006，頁158-174。</li> <li>2. Chan, Wellington, "Personal Styles,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The Sincere and Wing On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1900-1941," <i>Business History Review</i>, vol.70, no.2 (Summer 1996):</li> </ol> |

|                             |                             |   |
|-----------------------------|-----------------------------|---|
|                             |                             | 141-166.<br>3. Hao, Yen-ping, "Themes and Issues in Chinese Business History," <i>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i> 31(3-4): 106-126.  |
| 蕭鳳霞<br>(耶魯大學<br>人類學系教<br>授) | 歷史人類學的理論<br>與方法             | 1. Helen Siu, "Recycling Traditio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 of South China," <i>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i> , 32, no4 (1990): 765-794. 【蕭鳳霞，〈傳統的循環再生：小欖菊花會的文化、歷史與政治經濟〉，《歷史人類學學刊》1（1），2003，頁 99-131。】<br>2. 劉志偉，〈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歷史研究》1，2003。<br>3. 張小軍，〈歷史的人類學化和人類學的歷史化：兼論被史學「搶註」的歷史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學刊》1（1），2003。<br>4. SIU, HELEN and LIU ZHIWEI, "Lineage, Market, Pirate and Dan: Ethnicity in the Sands of South China," in <i>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i>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
| 陳春聲（廣州<br>中山大學歷<br>史系教授）    | 三山國王崇拜與宋<br>元以來韓江中下游<br>的社會 | 1. 陳春聲，《三山國王信仰與台灣移民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 50 期（1996 年 3 月出版）。<br>2. 陳春聲，《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为中心》，《清史研   |



|                         |                          |   |
|-------------------------|--------------------------|---|
|                         |                          | <p>究》1999年第2期。</p> <p>3. 《民間信仰與宋元以來韓江中下游地方社會的變遷》，《東吳歷史學報》第14期（2005年12月）。</p>  |
| <p>劉志偉（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p> | <p>宗族與珠江三角洲開發</p>        | <p>1. Lineage on the Sands: The Case of Shawan, in Helen Siu &amp; David Faure ed. <i>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95.27.</p> <p>2. 刘志伟，〈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005年改寫發表：劉志偉，〈歷史敘述與社會事實－珠江三角洲族譜的歷史解讀〉，收錄於《東吳歷史學報》第十四期（2005年12月）]。</p> <p>3. 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p> <p>4. 科大衛、劉志偉合著，〈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p> |
| <p>趙世瑜（北京師範大學教</p>      | <p>從長城到黃河：10世紀以來華北的村</p> | <p>1. 趙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p>  |

|                        |                                     |  |
|------------------------|-------------------------------------|--|
| 授)                     | 社、移民與宗族                             | <p>《史學月刊》2004 年第 8 期或〈小歷史與大歷史〉第 1-10 頁，三聯書店，2006 年。</p> <p>2. 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徵與族群歷史——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解析〉，〈歷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或〈小歷史與大歷史〉第 96-124 頁。</p> <p>3. David Faure, <i>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i>, ch. 23, particularly pp.363-36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p> |
| 鄭振滿（廣州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教授） | 莆田平原的里社與村廟                          | <p>1. 鄭振滿，〈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史林》1995 年 1 月。</p> <p>2. 鄭振滿，〈明清福建里社組織的演變〉，《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p> <p>3. 鄭振滿，〈莆田平原的宗族與宗教〉，《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四卷第一期（2006 年）。</p>   |
| 李文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漢人移民和動亂(1680-1740) | <p>1.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33-112。</p> <p>2.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2001。[選〈清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p>  |

|                  |            |   |
|------------------|------------|---|
|                  |            | 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br>3.鍾壬壽(主編)，《六堆客家鄉土誌》。常青出版社，1973。<br>4.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31，頁 141-168。   |
| 李豐楙(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 | 歷史裡的宗教(暫定) |   |
| 何培夫(立德管理學院教授)    | 探索府城文物     | 84.11.《臺南市寺廟文物選萃初輯》，臺南市政府，臺南市。<br>85.12.《臺南市寺廟文物選萃第二輯》，臺南市政府，臺南市。<br>86.11.《府城文物傳奇》，臺南市政府，臺南市。<br>87.08.《臺南市寺廟文物選萃第三輯》，臺南市政府，臺南市。<br>88.12.《府城文物傳奇續編》，臺南市政府，臺南市。<br>93.12.《臺南市古蹟導覽》增訂版，臺南市政府，臺南市。 |
| 戴文鋒(國立)          | 臺灣民俗、文化與   |   |

|         |                                 |  |
|---------|---------------------------------|--|
| 台南大學教授) | 歷史場域的再共一<br>— 解讀片岡巖與<br>《台灣風俗誌》 |  |
|---------|---------------------------------|--|

## 六、走入歷史田野 踏查路線與地點資訊

8月23日

進入田野—西定坊

上午9:00-12:00

8:45 普悠瑪飯店七樓大廳集合→**普悠瑪飯店出發**→民權路二段右轉直行，抵海安路右轉，走入神農街→**金華府**→出神農街，金華路四段左轉，再左轉進入民權路三段→**接官亭**→**風神廟**→**海安宮**→民權路二段→**水仙宮**→新美街左轉→**開基武廟**→**大天后宮**

中午：赤崁樓附近自行用餐

下午13:30-17:30

13:30 **赤崁樓前集合出發**→忠義路二段→**五帝廟**→**三官廟**→**鄭氏家廟**→中正路左轉→經臺灣文學館，走入南門路→**孔廟**→**大南門**、**碑林**

8月24日

進入田野—鎮北坊

上午9:00-12:00

8:45 普悠瑪飯店七樓大廳集合→**普悠瑪飯店出發**→忠義路二段147巷右轉→**萬福庵**→民族路二段317巷→民族路二段左轉直行約一百公尺→**祀典武廟(六和境)**→橫越民族路二段→**赤崁樓(御龜碑、碑林、海神廟、文昌閣、普羅民遮城遺跡)**

中午：赤崁樓附近自行用餐

下午13:30-17:30

13:30 **赤崁樓前集合出發**→**新美街(米街)**右轉→**廣安宮**→**自強街(小媽祖街、大銃街「水仔尾街」)**→**開基天后宮**→**縣城隍廟**→**元和宮**→**烏鬼井**→北華街左轉西門路三段→**三山國王廟(潮汕會館)**→北華街轉裕民街→**三老爺宮**→忠義路→**總祿境下土地公廟**→忠義路左轉成功路→**大觀音亭**→**興濟宮**→成功路左轉赤崁東街→**開基靈佑宮**

8月25日

進入田野—東安坊

10:10 **劍橋大飯店出發**→右轉忠義路二段約兩百公尺，至 84 巷左轉直行→**天壇**→天壇旁民權路二段 95 巷直行，出民權路右轉→**北極殿**、走民權路二段至一段，左轉青年路直行，路程約五百公尺→**府城隍廟**→青年路 132 巷左轉民權路→**東獄殿**→府前路一段 90 巷→**奎樓書院**→用餐

中午：府前路一段附近自行用餐

下午 13:30-17:30

13:30 **開山路與府前路交叉口集合**→**延平郡王祠**→原開山路往回走，過府前路，左轉開山路 122 巷→**馬公廟**→**德化堂**→右轉府前路一段 196 巷→**永華宮**

**第二階段：2007 年「走入歷史田野」：口述歷史與歷史研究工作坊，2007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

一、工作坊進行方式：

- 甲、時間：2007 年 12 月 1 日（六）至 12 月 5 日（三）共 5 天。採全天制學習方式，參加者必須住宿。
- 乙、工作坊以分組方式進行口述歷史，每組以 4-5 人為原則，分組方式與分配主題將於工作坊課程進行前一週告知學員，學員需預作必要之閱讀。
- 丙、工作坊課程分成 3 類：（1）基礎演講課程 （2）口述歷史之實務訓練課程 （3）口述歷史成果發表及討論。
- 丁、參加工作坊之研究生在報名經審查錄取之後，必須事先閱讀工作坊指導教師提供之閱讀資料。
- 戊、「基礎演講課程」以演講方式授課，預定講授的教師見預定課表。
- 己、「口述歷史實務課程」，以分組方式、依據相關主題，進行田野訪查。
- 庚、「成果發表與討論」，係將田野實務課程成果文字化，並利用工作坊最後一天進行心得交流，同時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8. 口述歷史調查對象，考量交通移動的可能性，以台南地區為主。

二、參與工作坊的學者：

吳密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David Faure 科大衛（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周樑楷（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劉靜貞（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憲明（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教授）

郭佩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陳柔縉（《宮前町九十番地》、《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作者）

吳淑敏（《拓南少年史—探尋拓南工業戰士們的身影》作者）

三、課表

| 12月1日                         | 12月2日  | 12月3日             | 12月4日               | 12月5日               |
|-------------------------------|--|-------------------|---------------------|---------------------|
| 1020-1040 報到                  | 0900-1030<br>陳柔縉—口述                          | 0900-1700<br>田野調查 | 0900-1030<br>科大衛—口述 | 0900-1100<br>學員心得交流 |
| 1040-1100 分<br>組活動            | 歷史：《宮前<br>町九十番地》                             |                   | 歷史與歷史研<br>究         | 討論                  |
| 1100-1200<br>吳密察—口述           | 1020-1050                                    |                   | 1030-1700<br>田野調查   | 1100-1200<br>綜合座談   |
| 歷史與台灣歷<br>史博物館                | 1050-1220<br>周樑楷—歷史<br>的顯影：大眾<br>史學的人物<br>書寫 |                   |                     |                     |
| 1200-1330<br>用餐休息             | 1220-1330<br>用餐休息                            |                   |                     |                     |
| 1330-1500<br>陳憲明—我的<br>田野調查經驗 | 1330-1500<br>劉靜貞—我們<br>一起說這個<br>故事           |                   |                     |                     |
| 1450-1510 休息                  | 1450-1510 休<br>息                             |                   |                     |                     |
| 1520-1700<br>郭佩宜—口述           | 1520-1700<br>吳淑敏—爺爺<br>的同學會：探<br>尋拓南工業<br>戰士 |                   |                     |                     |

### 三、工作坊活動執行情形

#### 1. 2007 年「走入歷史田野」暑期工作坊，2007 年 8 月 20 日至 26 日

此次活動邀請香港與中國「華南研究會」的學者科大衛、陳春聲、劉志偉、蔡志祥、鄭振滿、趙世瑜與蕭鳳霞教授等人，以及國內學者李豐楙、李文良、戴文峰、何培夫等位教授前來授課。舉辦期間為 8 月 20 日至 26 日，為期七天。學員有 24 名參加，其中有 6 名為來自中國的學員。

此次活動規劃三天的講師授課，講師透過歷史學、人類學田野研究方法的理論與實際研究，提出很多精彩的見解。晚上的交流討論時間，學員與講師之間的交流對話，也讓學員有更多研究方法與見解上的省思。



接著有連續三天的田野調查行程。路線的規劃是以清代府城四個坊的劃分走



起，講師帶著學員踏著過往十字大街，分別就四個坊內的重要行政、軍事與信仰中心實地踏查，在這過程中讓學員瞭解府城內的空間結構與配置，以及實地操作田野調查時所需留意的諸面向，另外文獻史料與田野踏查的結合與互相對話，也是過程中所特別強調重點之一。白天的田野踏查結束後，晚間的交流討論時間，則時學員針對白天所見所聞，透過與講師間的相互詰問、交流討論，激盪出學員有更多的思考。

活動的最後一天則是安排綜合座談時間，由每個學員分別發表討論。過程中大家提出許多府城研究上的觀點與思考面向。事實上本工作坊的重要目的之一，即在透過文獻與田野的結合研究，激盪出更多府城研究的新能量與新觀點。華南研究會在研究中國華南地區的地方社會與組織，已獲致許多豐碩的成果，這些華南研究的觀點與方法，又能帶給府城研究，甚至臺灣史的研究，有怎樣不同面向的思考與關注呢？在這七天的工作坊活動中，至少這樣的問題思考與對話，相信已深植參與的學員心中。

## **2. 2007 年「走入歷史田野」：口述歷史與歷史研究工作坊，2007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

後續口述歷史與歷史研究工作坊。此為前述活動的第二階段活動，由於前次活動學員反應熱烈，本館接續舉辦第二階段活動，邀請國內外對口述歷史研究有專精之學者授課，於本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舉辦為期五天的活動，前二天為講師授課，後二天則為田野訪談，以 4 人為一組，分組對不同報導人做口述訪談，最後一天則為分組成果發表。目前活動已招生 24 名。

工商農漁牧，幾乎每一行每一戶都需要桶子。因此，生意興隆，桶店員工有時高達二、三十位。等到鋁製品、塑膠製品、不鏽鋼出現，便宜又方便的選擇增多，木桶生意直直落。

而在新美街 148 號的隆興亞鉛店，也是經營了三代的老店，第三代傳人蔡東憲，自成大附工畢業後不久，也由於父親突然過世因此硬著頭皮接手家業。早期的亞鉛店用品是民生必需品，所以來定製的客戶還滿多的，現今已被塑膠產品及其他材料用品取代，目前屬於專業用品及特殊規格的产品才來訂製。

### 3、吳義垣、吳俊誠先生－全美戲院經營人

全美戲院前身爲「第一全成」，成立於 1950 年，1969 年起吳義垣接手經營，當時台南的戲院，合計約有五十餘間，爲全台灣戲院最多的城市。早期的全美以放映美國八大影片公司製作的好萊塢電影爲主。1971 年起，戲院轉型以播映 2 輪洋片爲主，以 2 片同映優惠售票，成爲全台 2 輪片發源地。1999 年，他們在有限的經費下，進行小幅度改革，700 個座位的單廳隔成 2 廳，雖各只容納 220 人與 330 人，但可多提供 2 部電影，增加消費者的選擇性。包括「第一全成」時期，全美戲院已經營了超過半個世紀，成了戰後台南電影產業史的活見證。

### 4、施至仁先生：曾任正德里六屆里長、施姓宗祠管理人

1937 年出生的施至仁，蕃薯港人，施家爲蕃薯港一帶大家族，因此建有施姓宗祠，世代以貿易爲業，施至仁先生現爲施姓宗祠與六姓府管理人，宗族與地方發展的關係或可成爲進一步追蹤的訊息。再者，施至仁先生曾擔任正德里六屆里長，對於大大小小地方行政事務的參與甚深，以及戰後迄今，五條港地區與海安路的繁榮與興衰，有相當深刻的回憶。

## 5、張國楠先生：五條港發展協會理事長

張國楠家世居五條港地區，家族原經營染房後改為紡紗，張國楠繼承祖居後改業為室內設計與景觀設計，張國楠並為長老教會長老，因此，張國楠對於五條港的社會經濟變遷與不同宗教間的關係，都是張國楠印象深刻的回憶。

張國楠於十餘年前，即參與北勢街歷史環境再造小組，與當地居民合力再造老街，提昇老地區保存意識，因此引進文化藝術工作者改造閒置街屋。並以研究五條港歷史變遷暨提供地區營造之相關資訊為主、催生歷史環境保存暨再生、負責地區導覽之介紹及規劃暨培訓導覽人員以及提供此區資訊與史料展示，成為台南地區績優的社造團隊。

## 6、黃德成先生：牧師、YMCA 總幹事

1939 年出生的黃德成先生，世居於五條港地區水仙宮一帶，為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成長過程長年在看西街教會，對於五條港地區的宗教與文化發展相當熟悉，並對五條港地區的發展事務投入甚深，五條港發展協會於籌備期間黃德成便是籌備主任，並於成立後連任兩任理事長。黃德成先生也曾任新樓醫院行政副院長、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YMCA）總幹事，兩團體都是以教會為後援所開展的相關醫療與社會團體。

田野調查工作規範：

- 1、各組學員參與田野調查期間，請注意自身安全。
- 2、各組學員參與田野調查期間，應遵守田野倫理，錄音與照相均應取得訪談人同意。

- 3、訪談過程除以錄音紀錄訪談過程外，相關足以呼應訪談內容的古文書、照片、物件等，均為田野調查之對象。
- 4、田野調查所紀錄之訪談人錄音檔與照片、DV 之影像檔，各組均有義務提供最為完整的版本乙份給台灣歷史博物館。
- 5、12 月 5 日心得交流與討論時間，以各組為單位，每組推派一人，每組發言以 15 分鐘為限，發表時可製作書面報告或者製作 Power point 皆可，報告內容以被訪談人背景、訪談內容摘要、提出以訪談內容為基礎所延伸的課題、本次田野活動的心得與反省。
- 6、田野調查課程結束後，學員應以各組為單位，繳交一份書面報告，篇幅以一至兩頁（A4）為限。報告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星期內，以 e-mail 方式傳給石文誠先生 swc@nmth.gov.tw

## 四、執行成果

### 1. 2007 年「走入歷史田野」暑期工作坊，2007 年 8 月 20 日至 26 日

#### 學員文章

##### 信仰、區域與群體

##### ——「走進田野工作坊」台南考察報告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黎麗明

2007 年 8 月，筆者很榮幸參加了由臺灣大學歷史系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共同主辦的「走進歷史田野工作坊」，並到台南市進行了三天的歷史人類學考察。在這三天的歷史人類學考察中，我們主要考察了台南市東、南、西、北四片區域的各個廟宇。

我們在這三天看了不下二三十個廟宇。其中有些廟宇還沒有被選入考察的範圍，我們只是在去看別的廟宇的路上，與之擦肩而過。在台南我們很清楚的看到，當地的社會以廟宇作為社會群體連接的重要媒介，不同地域範圍的群體通過供奉同一個神靈（贊助同一間廟）組成聯盟，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研修班上老師和同學都強調的「境」的問題。在關注「境」之外，台南作為商業貿易中心的歷史也很值得我們關注。在城的西面，最重要舊建築物的當數水仙宮。在舊城牆外的西面，是著名的五條港區，也是屬於「城廂」之外，是貨物入城必經之道，而經這些水道入城後，最先見到的也是最重要的廟宇是就是水仙宮。水仙宮正處於城內城外之間。水仙宮很自然成為入城、出城貨物的轉運站。今天的水仙宮前面已經沒有小港了，早已填平成一片平地，變成了水仙宮市場。市場上人來人往，商販叫賣

之聲不絕於耳。廟門被市場修蓋的棚蓋遮掩了大半，有幾個賣菜的商販還坐在廟門前的石階上做生意，僅留一條很小的通道給信眾入廟。倘若僅憑外觀，根本不能發現市場後面有一座廟。看到這種情景，大概我們很難想像過去有水留過廟門，商船、貨船在此處停留買賣的情景。其碑記稱「水仙之祀，不知所昉，祠官闕焉；獨濱海間漁莊蟹舍、番航賈舶崇奉之。然其說杳幻，假借附會，殆如所稱『東君』、『河伯』、『湘夫人』流亞歟？郡西定坊，康熙五十四年建廟，志稱『壯麗工巧，甲他祠宇』。蓋有其舉之，莫敢廢矣廟前舊有小港，通潮汐，滌邪穢，居民便之，亦神所藉以棲託。歲久汙塞，市廛雜深，交相逼處，遂侵官道；非所以奉神，即非所以奠民。甲申歲，予諭左右居民撤除之，自祠前達小港，計袤共一十二丈，廣共三丈，氣局軒敞，廟貌莊嚴」。據碑刻記載「癸未冬，北郊列號起而繪藻粧飾之，計費金六百大員，視舊有加矣……北郊商民蘇萬利等、徐寧盛、新泉源、黃駿發、泉裕、德盛、徐德順、泉德、黃六吉，董事呂寶善、林大欽、李殿輔、林起珍、李朝璣、陳行忠、侯錫璠、住持僧克宣同立碑。」<sup>1</sup>由碑刻可見，捐錢修廟的主要是「北郊」的商人。根據前人的一些研究，「郊」類似於同業公會的性質，除了「北郊」外還有；「南郊」、「糖郊」，後合稱「三郊」。三郊商人在水仙宮旁建總辦公處「三益堂」。<sup>2</sup>三郊的貿易市場各不相同，進出口貨物的內容也互異。其中北郊從事本省與上海、寧波、天津、煙臺、牛莊等處之貿易為主，專司藥材、絲綢、南北貨等的輸入；南郊則與金門、廈門、漳州、泉州、香港、汕頭、南澳等處做生意，專門採辦煙絲、陶瓷、磚瓦等貨物；而糖郊顧名思義，主要從事的是糖、米、豆、麻等出口與轉運。<sup>3</sup>三郊商勢力非

<sup>1</sup> 《水仙宮清界碑記》（乾隆三十年）。

<sup>2</sup> 據《三益堂碑記》（乾隆年間），我們看不到「三郊」商戶的名稱，但該堂拜祭的也是水神。

<sup>3</sup> 方豪，〈台南之「郊」〉，《大陸雜誌》第44卷第4期，1-23頁。顏興，〈台灣商業的由來與三郊〉，《台南文化》第3卷第4期。第9-15頁。

常雄厚，在多處的碑刻資料中均發現其多處捐款贊助公共事業等。<sup>4</sup>從其他碑刻材料也可見到其他港口的商人也用廟宇組成同盟。比如城北柴頭港的福德祠，據碑刻「臺北關外柴頭港福德祠，由來舊矣。凡諸商旅往來，彼都人士咸致祝焉。香煙不斷，靈爽實式憑之。但以寥寥數椽，風雨剝蝕，頹廢甚矣。幸值壬辰暮春之初，道憲大人奇全列憲信官暨南北郊紳士、舖民人等首倡樂助捐銀，特修『北壇』地藏菩薩廟宇及將軍祠，丹楹刻桷，壯麗觀瞻；而且荒塚孤墳纍纍，重修甚盛事也。……」<sup>5</sup>從眾多廟宇的碑刻資料我們也不難發現這些廟宇有一套管理的辦法，比如他們有「董事」、「爐主」等。

在研修班的討論會上，老師和同學均討論到「境」這個概念。我們從碑刻以及老師的分析中，大概明白每一個廟背後配合了不同的「境」，不同的「境」代表的是不同地域下居住的一群人（舖戶）。他們通過共同供奉一個神靈、一座廟宇連接彼此，保護群體的共同利益。廟宇、「境」成了這座商業城市內舖戶的聯盟。他們使用的不是聯盟語言「宗族」，而是「神靈」。我們在三天的考察中，穿過無數的小街小弄，只要留心每條小街的地名、該街道的廟宇以及各家各戶門口貼的一些神符，都能發現每個神靈靈驗的範圍在那裡，每個神靈保佑的範圍均有所不同。如果我們將每個神靈的勢力範圍用地圖表示出來，大概我們就知道每一「境」、每一廟背後是哪些區域的哪些人在活動了。但是「境」與「郊」有什麼關係呢，不同的行業是否聚集在不同的地域，而不同的地域是否居住了不同的群體呢？行業怎樣與地域、原鄉、神靈三者聯繫？行業內部的關係是如何，其生意是如何經營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幫我們準備的 1752 年《台灣縣

---

<sup>4</sup> 《天后宮禁築草寮碑記》（光緒十一年），《重興開基武廟碑記》（嘉慶二十三年），《重修大觀音亭廟橋碑記》（道光五年）。

<sup>5</sup> 《重修柴頭港福德祠碑》（乾隆三十七年）。

志》地圖上，街道的名稱中有不少是「帽街」、「鞋街」、「醋街」一類的名稱，這些名稱的背後是否有一個一行業為紐帶組成的商業、街區（境）的關係呢？這些都是能幫助我們瞭解地方社會而我們還沒有深入探究的問題。<sup>6</sup>

假如我們用商業史和社會史的角度來考察台南府城，我們基本上可以將台南的開發歷史簡單地勾勒出來。安平港是荷蘭人最先佔據並修築軍事堡壘的地方。通過安平港進入台江，其後可抵台南城內，水仙宮前的小港是其中一條入城的水道。所以台南的商業貿易簡而言之就是海上的貿易，安平港、台江、眾多小港構成了台南、甚至日治前臺灣與外界進行商業往來的橋樑，沿岸的碼頭和廟宇也是由此衍生、得此興旺，移民大概也因為貿易興盛衍生出大量的經商、做活的機會而來台並居住。水仙宮、三郊商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行成。除了三郊商人外，從碑刻資料還可見到如茶郊、紙郊、布郊等。但是安平港和台江在近代不斷淤積，台南作為海上貿易的地位越來越弱。在研修班上課期間，我們還觀察了安平港一個中元普渡的儀式。根據訪問，這個做中元普渡儀式的村子建於 1945 年左右，村子所在的地理位置在此之前是台江的一部分，後來台江淤積後才建了這個村子。現在我們到廟裡參觀，我們不難從清代的碑刻找到「某某郊商戶」等捐贈人名單，但在一些比較新的、正在使用的用具上我們很容易發現「某某境眾舖戶」這類的捐獻者，但我們亦不能找到郊商的名單了。水道不暢、水位較淺、現代吃水深的大貨船難以進入，必然導致台南的商業運作方式由海上貿易轉移為陸路貿易，再下來就是大宗進出口貿易變為小宗的市內外貿易。這就不難理解現在的台

---

<sup>6</sup> 《西區葯王廟的碑記》（道光十八年）或許能提供一些線索，根據碑記「自我北勢街開基以來，塑祀藥王大帝，以為合境之保障。前祀藥王之初，以店舖充作廟廊。因合境人等屢受藥王庇祐，即於乾隆甲申年，合境公同爰議，糾題捐金，卜其吉地，重建廟宇，以酬藥王庇祐之德也。但廟宇近於海疆，年久定然損壞。至道光甲申年，經蒙各郊舖及本境人等，喜助捐金，重修起蓋。今既告竣，理當叩謝福神……」。



南成爲台灣人眼中比較不發達的鄉下地方。也成了台灣北部那些都市人週末度假的地方。台南變成了旅遊城市。台南城內有眾多的小吃店，每一家都在招牌上標榜年代久遠、品質純正。我們在台南的 7 天裡面，幾乎每天三餐飯都在不同的「有名小吃店」吃東西，似乎還沒有能把網絡和同學介紹的吃遍，可見小吃店之多、品種之繁。我們沒有證據說明這些小吃店跟旅遊業發展的關係是怎樣的，但是兩者起碼是相互影響。台南由台灣的政治中心、商業貿易中心轉變成休閒小城鎮的歷史與其地理環境改變的歷史息息相關。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以及對台南整個城市規劃的改變應該是這個歷史過程中關鍵的一筆。

我們在考察的過程中，我們路過了日本人修建的台灣銀行，也就是現在的台灣土地銀行分行，路過日本人興辦的飯店、百貨公司等這些在當時來看是新潮的玩意，路過了一間頗具中學（筆者沒見到正門，在府學旁邊）。當地人也跟我們說，日據時期日人對舊城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造。市中心迴旋處原來樹立孫中山銅像的地方據當地人說也是日本人修建的，原來放的是日本人的銅像，爲的是讓全市的人都能看到。甚至在我們這些外地人看來很新期的路邊攤壽司店似乎也是很日式的做法。可是我們似乎沒有太留意日本人對廟宇的改造或治理的情況，雖然我們也注意到了幾塊日據時期留下的碑刻。筆者相信日人統治與原來地方社會治理體系——廟宇兩者必有關聯，然而在考察過程中，我們太在意台南早期（清代）的歷史，也沒有留心較近代的變化情況。

除了商業群體之外，從廟宇及其碑記中也不難找到過去軍隊駐紮的痕跡，而贊助廟宇的群體既有可能就是鄭成功的部下或者是清代駐兵的後人。比如《大上帝廟四條街桐山營公眾合約》（碑刻，道光十八年）就稱「本廟之建，不知始自何時，而桐山戍臺登陸待渡，每羈於此；先輩亦奉斯神香火，廟祀益興。前之董

事，因慮每班羈寓神前，乃蓋廟後房屋，於嘉慶九年告完，以爲桐山公寓，別營無涉。每班油香照納。茲恐後人不知來歷，爰立公約，擬定廟後房屋，永付桐山營，公寓門窗品物，毋許糟棄。如有空房，應即暫歸爐主管顧，不許私租他人。至於廟宇，乃係眾人捐修，通臺可共；惟此房屋，乃四條街與桐山營互相起蓋物業，均不得以長住及管顧，踞爲私己。……。」顯然這些人就是那些渡台駐守當地的軍隊後人。不同的群體也正是通過廟宇結成一個個的聯盟。我們也正是嘗試通過廟宇的信仰體系探究當地地方社會的組織型態、地方的開放與秩序維繫的機制。當然，僅僅三天浮光掠影式的考察不能解決很深入的問題，要研究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參與觀察。

從碑刻文獻我們可以見到，不同區域、群體用廟宇進行連結，廟宇成爲某個特定群體的聯盟核心，不同的廟宇由不同的「境」祭祀。這些「境」有時不僅僅是單一個境，可以是好幾個「境」聯合起來，比如赤坎樓旁邊的祀典關帝廟。我們在考察的過程中發現，不同廟宇的神之間還有聯誼、互相拜壽，這也令不同的境有所謂「交誼境」。有些廟還將「交誼境」的其他廟宇的神誕列表張貼在廟內。同一區域的群體通過廟宇信仰聯繫起來，不同區域的群體通過「神靈」的「交誼」，結成更大區域聯盟，將聯盟關係擴展出去。假如我們能深入調查，將所有的境的邊界範圍用地圖標示出來，也將他們之間的「交誼境」顯示出來，對瞭解台南城內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內部、外部社會關係必有幫助。而這些「交誼境」交誼對象的產生過程、選擇與淘汰的過程也正正是群體與外界社會互動的歷史過程。

碑刻材料固然能幫助我們瞭解地方歷史，廟宇內的神像、擺設以及空間利用等也能幫助我們對地方社會的瞭解。筆者這次在台南深刻體會到台灣地方歷史的複雜和研究的難度。廟宇以某個神靈命名該廟，當然不等於說這個廟僅僅祭拜這

個神，還有眾多配祀的神靈。比如大聖廟，主祀的是孫大聖，配祀的還有許多其他的神。信眾在主神前還拜訪了許多神像，似乎把神像放在廟內供奉能讓它具有神力。在這麼複雜的神明系統，什麼時候將什麼神放入配祀的行列、背後的社會關係是如何、什麼人有權力放入這些神、什麼樣的信眾才能放入神像，這些都是我們需要進一步考察的。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已經是一個歷史層層疊加之後的現狀，要將種種前因後果研究清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在台南考察廟宇的三天，筆者發現幾乎每一個廟宇都有月老作為配祀，有些甚至還將月老單獨供奉在一個獨立的小室裡面。在赤坎樓對面的大關帝廟內，當地人還稱這裡的月老殿是台南最早的，也是最早拜月老的。在台灣的廟宇中，不難找到教你怎樣求神拜拜的指南小冊子，這裡的月老殿也不例外。小冊子詳細的告訴你先幹什麼再幹什麼，旁邊的小香囊怎樣用，在哪裡寫上你和你的情侶的名字。信眾參拜完之後可以投些香油錢然後取走象徵「有緣份」的化妝用的白粉，據說用這些粉化妝去相親會找到如意伴侶。筆者不確定拜月老的興盛是否與台灣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現代男女早九晚五的上班生活方式以致難以結識男女朋友的情況等有關。只是我們所參觀的大小廟宇幾乎都有月老作配祀，令筆者很好奇這樣一個受歡迎的神以及如此清楚的拜拜指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什麼人和機構通過什麼方式創造出來並賦予神話，每件不同廟宇內的月老拜集群體是否有地域的範圍（比如「境」），拜月老的背後是否也有一個被建構、被創造的過程。同樣令人興奮的事情是在府城隍廟，我們也看到叫你怎樣拜拜以求神靈保佑你考試成功的指南小冊子。當筆者想親自試試整個過程，以求做到「參與觀察」時，廟裡的主事者要求筆者按照指南小冊子一步一步來，先填寫一張註明考試時間地點人物的表格，然後在神前許願、點燈，最後將這張表格貼在油燈上，主事者會保證油

燈一直點燃至考完試為止。城隍爺能保佑的包括了各式各樣的考試，考公務員、考論文答辨、考醫生執照等等。筆者很好奇在當地拜拜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儀式化、統一化，是當地人將之儀式化、書面地統一化還是其他的一些因素？

廟宇信仰是考察台南社會結構的重要依據，這一點與筆者在珠江三角洲以及香港所見到的很不一樣。同樣是商業重地，在廣東佛山這樣的明清四大名鎮，是一個以宗族作為社區連接的核心，因此該地祠堂特別多。我們在台南考察三天之中，只到了一個祠堂——吳氏宗祠，而這個祠堂，很可能是合族祠，是作為吳姓子孫到城裏聯絡之地，並且是清代晚期才修建，規模也非常小。然而台南的廟宇則不同，廟內運用了大量的石雕石刻，交趾泥塑，廟宇屋頂的木雕造工繁複精細。我們在石雕石刻圖案邊上不難找到捐贈人的姓名，甚至一些台南有名的小吃店店名也忝列其中。筆者仔細觀察這些石雕、木雕和泥塑，並沒有找到工匠的姓名。這與筆者所研究的廣東石灣陶塑情況很不一樣。在廣東，這類放在廟宇屋頂橫樑作裝飾的陶塑一般都署以作者，也就是工匠或其店號的名稱。而在台南，似乎要突出的是出錢的人，而不是做事的人。廟宇很自然的成了當地人彰顯社會身份、和地位的公眾領域。當然，碑刻上的捐獻名單是最重要的展示場所。

我們三天的考察其實都集中在廟宇。在這麼一個廟宇臨立的城內，廟宇之外的其他社會組織機制相比之下顯得更為特別，它們建立的歷史和運作的方式很值得與廟宇進行比較。筆者在到各個廟宇考察的路上見到了不少長老會教堂。當地的同學也稱長老會在台南、甚至台灣的勢力都很大。其實筆者不太清楚基督教是怎樣在台南的傳播、建立教會、收納信眾的，教會怎樣融入到地方社會並轉變成現在的樣子。

「走進歷史田野工作坊」的日程安排履行了從理論到實踐的認知原則。進入

田野之前，幾位一直從事「歷史人類學」研究工作的專家學者為我們講解歷史與人類學結合研究之理論、實踐經驗、研究心得。歷史和歷史記憶有著本質的區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現狀是層層累加的歷史和歷史記憶。我們要將層層歷史分離出來，將之放入特定的時間、空間和歷史脈絡之下，才能把握整個歷史變化的過程，才能明白社會是怎麼轉變成現在的狀況。我們將人類學做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引入歷史學也正是基於這個道理。我們這次工作坊在三天之內走遍了台南舊城的東南西北，每天參觀的廟不下十個。恐怕這樣的觀察還不是人類學所認同的「參與觀察」，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田野考察」。我們只是將每個廟裡面的碑刻用照相機拍下來，將廟裡面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拍下來而已。這些大概只能構成一個總體的、模糊的印象。至於台南社會結構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們只能通過研讀碑刻和歷史文獻，再到該地作深入的田野考察才能解決。這次工作坊對筆者非常有幫助。各位名師為我們做了不少精采的演講，同時老師帶著我們進入當地社會廟宇中，教我們如何研讀碑文、猜想當地的社會組織結構、注意現狀是時間和空間在歷史脈絡中層層累積的結果。李豐懋老師在最後一天的演講以及他在田野中一邊從旁觀察儀式一邊教我們怎樣看儀式、怎樣理解儀式的涵義。其學識之淵博令筆者佩服不已。筆者從中學到了許多觀察儀式的方法。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我們既須重視歷史文獻的解讀，亦須親臨現場，將歷史時間放入歷史空間中想像，這樣才能重現歷史，感受社會變遷、滄海桑田。

# 鄭成功的祠廟與日治初期台南地方士紳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陳麗華

本文試圖以延平郡王祠和鄭氏家廟為例，試圖從這兩座祠廟興衰改易的歷史，一窺日治時代初期台南地方歷史的演變；並試圖展現台南地方的知識分子連衡、蔡國琳等人，在其歷史的重新解釋與創造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於資料有限，只能稍為勾勒，其中舛誤之處定當不少。

## 延平郡王祠

明治 30 年（1897）9 月，東京叢書出版了服部誠一的著書《通俗征清戰記》。服部不滿坊間或荒誕無稽、或艱澀難讀的相關著作，以類似章回小說的形式，描述了從日本出兵鎮壓朝鮮東學黨，到武力佔領全台的過程。其中第 162 回，名曰“高島將軍国姓爺の廟に詣ず”，描述了南進軍司令官高島鞞之助在進入台南市后，拜謁今延平郡王祠（文中未用這一名稱，而是稱之為国姓爺之祠或廟）的情景，內有附圖一張，描繪當時場景，與今天我們所見的延平郡王祠對比，會覺相當有趣。



圖 1 《通俗征清戰記》插圖



圖 2 現在祠中之翁太妃牌

文中提到這是一座恢宏壯麗的中國式廟宇，但畫面中凸顯的，是後方一隅的樣子。仔細審視這幅圖畫，描繪的是一個本島人，帶領兩個日本戎裝的人（很明顯其一為高島軻之助），參觀廟宇的情形。本島人作介紹之狀，二戎裝者作悉心聆聽狀，畫面的焦點集中在廟宇左方那幾個近一人高的牌位（或豎匾？），上書六個斗大之字“翁大妃之神位”。

顯然，畫面中這幾個被極力誇大的字，才是著者想要強調的重點。隨後高島軻之助發表諭告，文曰：“本祠實系明忠臣鄭成功拜其母田川氏之廟。田川氏素者日本人，為明人鄭芝龍之婦，生成功于肥前州平戶。成功幼時既有素養，母子之忠烈義勇，無一不出日本國風之餘。丹心之所照，清國亦以王者之禮祭之矣。今也臺灣及附屬諸島悉歸大日本帝國之版圖，全島土民深思教化之處由，其能表敬，母[毋]敢或妄瀆。”<sup>7</sup>

這段文字將整個祠的性質都轉變了，首先，他將拜祭延平郡王的祠，描繪成鄭成功拜祭母親的廟宇；其次，強調其母親日本人的身份；其三，因此鄭成功的

<sup>7</sup> 《通俗征清戰記》，服部誠一著，東京圖書出版，明治三十年（1897），頁 329。

忠烈，都是出自日本國風。由此，若土民拜祭尊崇此廟，則就是接受日本國風教化之民。如此一來，這座祠便成爲在日本殖民政府看來，頗可加以利用並納入日本文化正統的廟宇。

以下這則 1895 年載于《史料通信叢誌》第 9 編之文，則更清楚地說清楚了當時很多日人的心態。書中首先收錄了朝川鼎撰寫的《臺灣總督府鄭成功傳碑》，末尾寫道，“鄭成功所據之臺灣，素非支那版圖之地也。前明之時，及紅毛據之，成功佔之，始見焉。……臺灣之見也，因我產鄭成功，今舉全島歸于吾，是天道也。”<sup>8</sup>有日本血統的鄭成功早就領有臺灣，日本人再次佔領，乃有“天道”上的合法性。

文中並且說道，“鄭成功的像被安置在本祠旁邊的一個小廟中，廟后是生母田川氏的廟，題曰‘翁大妃之神位’。”<sup>9</sup>這段描述似乎告訴我們，建于清末的、官方主導的延平郡王祠，是一座輝煌壯麗的建築；但是拜祭之所，卻是在旁邊的一座小廟中。

---

<sup>8</sup> 《史料通信叢誌》，第 9 編，近藤瓶城編，史料通信協會，明治廿八年（1895），頁 15。

<sup>9</sup> 服部誠一：《通俗征清戰記》，東京圖書出版，明治三十年（1897），頁 329。





圖 3 開山神社內之鄭成功像<sup>10</sup>



圖 4 現代楊芙風雕塑之鄭成功像

圖 3 是明治卅三年（1900）開山神社殿內所奉鄭成功像的樣子。這幅圖畫非常有趣，同一個神台上，不同時代、不同人製造出來的東西，統統被放在一起。我們看到正中的前面，乃是一面牌位，字跡看不清楚，據記載上書“予諡忠節明賜姓延平郡王神位”；<sup>11</sup>它的後面，是安坐的長髯儒服的鄭成功像；像的左手邊，則是等身高的一塊豎匾，上書“縣社開山神社神位”，此匾的前方則放的是神道的用具大麻。

根據上文，我們猜測，清末延平郡王祠正殿所供奉的，很有可能是中間的那塊牌位，而鄭成功像，則在旁邊的廟中（在祠內或外不清楚）。日人將其合一，並且加上日本國道神教的符號，使之成爲一個中日合璧的神社的樣子。

日治時期，延平郡王祠的歷史也被描述得相當清楚和久遠。出版于大正五年（1916）的《臺灣名勝舊蹟誌》，在開山神社條目下，標上“開山王廟、開臺聖

<sup>10</sup> 《日本之名勝》，瀨川光行編，史伝編纂所，明治卅三年（1900）。

<sup>11</sup> 《明延平郡王祠沿革考》，見《鄭成功復台三百周年紀念專輯》，臺北：鄭氏宗親會編，1962年，頁86。

王廟、明延平郡王祠”的字樣，顯示這些名稱都是這一神社的舊稱。按照他的描述，此廟是鄭成功病逝臺灣后，何姓的人捐資興建一小祠，名曰開山王廟或開臺聖王廟。乾隆十年（1745），《續修臺灣府志》有載“開山王廟在東安坊”，乾隆中葉，里人何燦鳩資重建，並在神殿中安置鄭成功的像。<sup>12</sup>出版于大正九-十年（1920-1）連橫的《臺灣通史》亦同，“延平郡王祠：在東安坊。永曆間，郡人建，稱開山王廟。同治十三年冬十月，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建祠列祀，春秋二仲，有司致祭。中祀延平郡王，東西兩廡，以明季諸臣配，後殿中祀翁太妃，左爲寧靖王祠，右爲監國世子祠。”<sup>13</sup>

延平郡王祠乃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朝廷所建，在他上奏朝廷的奏摺中，稱建祠的理由是“以順輿情、以明大義”，除了鄭成功是明季遺臣、並非亂臣賊子外，“厥後陰陽水旱之沴，時聞吁嗟祈禱之聲，舛蠱所通，神應如答；而民間私祭僅附叢祠，身後易名未邀盛典，望古遙集，眾心缺然！”<sup>14</sup>文中似乎告訴我們，在此之前，就有祭祀鄭成功的活動，並且頗爲靈驗，不過“民間私祭僅附叢祠”，顯然是在其他已經存在的廟裏面，多擺一個他的神像而已。這個廟是否就是開山王廟，文中並未說明。

## 開山王廟

那麼連橫等人所稱的開山王廟是怎樣的一座廟宇呢？按清代文獻的記載，光緒年間施士潔作《臺灣雜感》詩中有“墾荒蹟紀開山廟”一句，后附記“相傳隋

<sup>12</sup> 杉山靖憲：《臺灣名勝舊蹟誌》一，臺北：臺灣總督府，大正 5 [1916]；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頁 61-2。

<sup>13</sup> 連橫：《臺灣通史》，卷十，典禮志，祀典，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頁 250-1。

<sup>14</sup> 沈葆楨：《請建延平王祠摺》，見《福建臺灣奏摺》，臺灣文獻叢刊第 29 種，頁 18。

虎賁陳稜略地至此，鄭氏因建「開山王廟」以祀之。”<sup>15</sup>是否如此呢？我們需要比較下面兩段文獻，按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臺灣縣志》記載，“將軍廟在澎湖將軍澳。神之姓名、事蹟無考。舊有此廟，因以名澳，豈隋開皇中，遣虎賁陳稜略地至此，因祀之歟？又有大王廟三：一在八罩嶼，一在龍門港，一在通梁澳，俱莫詳所自始。又舊志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圯。長興里有王公廟，俱偽時所建。茲查各坊里社廟，以王公大人稱者甚夥：……詰其姓名，莫有知者。所傳王誕之辰，必推頭家數人，沿門釀資演戲展祭。”<sup>16</sup>顯然，作者並不知道這個位于澎湖的將軍廟拜的是何方神聖，因此猜測也許是隋代將領陳稜，下面的各種大王廟（開山王也是其一）就更莫能詳。

至道光初《續修臺灣縣志》時，記載的內容雖大致相同，次序卻大變，“開山王廟：在東安坊，舊圯，乾隆年間邑人何燦鳩建，邑又有稱王公廟、大人廟、三老爺廟者，不知何神，或云皆即澎湖將軍澳之神也。「舊志」云：神之姓名事蹟無考，豈隋開皇中虎賁陳稜略地至此，因祀之歟？又曰：「舊志」「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圯，長興里有王公廟，俱偽時所建，查各坊里社廟，以王公大人稱者甚夥。（下同）”<sup>17</sup>如此一來，開山王和各種王公廟，都被等同于澎湖將軍澳的陳稜，陳稜於是也成了清末人眼中的開山王。

《續修臺灣縣志》又載西定坊新街有吳真人廟，“按真人廟宇，漳、泉間所在多有。荷蘭踞臺，與漳、泉人貿易時，已建廟廣儲東里矣。嗣是鄭氏及諸將士皆漳、泉人，故廟祀真人甚盛。或稱保生大帝廟，或稱大道公廟，或稱真君廟，或稱開山宮。”<sup>18</sup>開山宮拜的是吳真人，不免亦令人與開山王之稱混淆。

<sup>15</sup> 施士潔：《後蘇龕合集》，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首，臺灣雜感，和王葦昀孝廉韻胡鍊華太守同作，頁 54-5。

<sup>16</sup>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頁 182。

<sup>17</sup>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五，外編寺觀，頁 341。

<sup>18</sup>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五，外編寺觀，頁 338。

不過，在民族意識強烈的連橫看來，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誤會。“王爺之事，語頗鑿空。或曰，是澎湖將軍澳之神也。舊志謂神之姓名，事蹟無考。豈隋開皇中虎賁陳稜略地至此，因祀之歟？又曰，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圯。按開山王廟所祀之神，爲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即我開臺之烈祖也。乾隆間，邑人何燦鳩資重建。同治十三年冬十月，欽差大臣沈葆楨與總督李鶴年、巡撫王凱泰、將軍文煜合奏，改建專祠，春秋致祭，語在建國紀。是開山王廟固祀延平也。陳稜之廟在西定坊新街，面海，曰開山宮，爲鄭氏所建，以稜有開臺之功也。而府志誤爲吳真人，且言臺多漳、泉人，以其神醫，建廟特盛。夫吳真人醫者爾，何得當此開山之號？固知所祀之神，必有大勳勞於臺灣也。”<sup>19</sup>經過他一番氣勢洶洶的辯論，這些寺廟之神，幾乎全變了面部，先把陳稜安在拜吳真人的開山宮上，然後把開山王的位子讓出來給“存明朔，抗滿人”的鄭成功，如此一來，開山王即等同于“開台烈祖”了。

總括來說，原本明鄭時代即已經存在的開山王廟，所拜之神並不清楚（也許是拜吳真人）；傾圮后有過重修，也不曉得什麼時候，或許裏面有加奉鄭成功的神像，我們並不清楚。到了清末建延平郡王祠，可能就選址建在了旁邊；到日本人來台后，就將神像也放了進來，進而將二者混一。

## 開山神社

明治卅二年（1899）2月，經台南縣知事磯貝靜藏稟申，延平郡王祠准列于

---

<sup>19</sup> 連橫：《臺灣通史》，卷二十二，宗教志，神教，頁 571-2。

縣社，更名開山神社。<sup>20</sup>大正三年（1914）重修時，募集經費，得叁萬六千圓之多。開山神社不但是全台第一座神社，也是南部信仰的中心。裏面更有懸挂第一任臺灣總督、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的贈匾“力挽狂瀾”。<sup>21</sup> 為何稱為“開山神社”？大正四年（1915）赴台考察的邱文鸞道，“原延平王開臺鼻祖之意，故名開山神社。”<sup>22</sup> 大正十二年（1923）《最近の南部臺灣》則曰，之所以採用這一社號，是用這一廟宇當初的名字的關係。<sup>23</sup>

以下者附圖，是明治卅四年（1901）《開山神社鄭成功公小伝》中所繪的開山神社。



圖 4 開山神社，見《開山神社鄭成功公小伝》。

<sup>20</sup> 《開山神社鄭成功公小伝》，明卅四年（1901），頁 4。

<sup>21</sup> 邱文鸞：《臺灣旅行記》，臺灣文獻叢刊 211 種，頁 34。

<sup>22</sup> 邱文鸞：《臺灣旅行記》，臺灣文獻叢刊 211 種，頁 34。

<sup>23</sup> 《最近の南部臺灣》，臺灣大觀社編，大正 12 年（1923）；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頁 106。

開山神社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日本籍的母親。但是在祠堂內，其母在排位上寫作“翁太妃”，在鄭氏故鄉石井，墓誌銘亦寫作“曾祖母翁”。<sup>24</sup>雖康熙年間鄭亦鄒著《鄭成功傳》，即謂其父鄭芝龍“娶倭婦，生成功。”<sup>25</sup>日本人甫來臺灣，則都指其為田川氏。但是，至少在鄭氏一邊，在宗族禮儀上，是將其扮作漢人的樣子。日人領台，便開始有本島士紳試圖重新加以解釋，以便調和。最著者便是 1897 年即被任命為台南縣參事及配付紳章的蔡國琳。他的故事是這樣講述的，在平戶有一個姓翁的泉州人，以冶煉刀劍為業。此人與田川氏的女子結婚，生一女，故亦姓翁；鄭芝龍與此女即生鄭成功。

蔡國琳在延平郡王祠到開山神社的演化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頭上有清朝舉人的光環，正是臺灣總督府試圖拉攏的文人，同時他又樂於合作，協助日本殖民地官僚了解清朝舊制。可以說，他是當時台南府城最有影響力的本島人之一。

《臺灣列紳傳》蔡國琳條載，“參事曾與楊士芳、王藍玉等胥謀，稟請延平郡王祠修復。叨蒙臺灣巡撫沈寶楨所嘉納，乃奏請追封賜諡。迨拜恩卹晉封優詔，董工告訖，設帳于祠畔，授徒有年，大概追慕鄭氏之厚自始如此。”<sup>26</sup>與他交往甚密的連橫，在《臺灣詩乘》中亦載，“蔡玉屏孝廉國琳，安平人，居府治，舉光緒壬午鄉薦，設教延平王祠，及門多俊士。”<sup>27</sup>

蔡國琳是光緒壬午的舉人，即光緒八年（1882）。<sup>28</sup>根據《臺灣列紳傳》記載，他明治四十二年（1909）卒，年 67。<sup>29</sup>則他中秀才時為 1858 年，補廩生時

<sup>24</sup> 劉克明：《臺灣古今談》，昭和五年（1930）；臺北：成文出版社重印本，1985 年，頁 97。

<sup>25</sup> 鄭亦鄒：《鄭成功傳》，臺灣文獻叢刊第 67 種，頁 1。

<sup>26</sup>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大正五年（1916），頁 285。

<sup>27</sup> 連橫：《臺灣詩乘》，臺灣文獻叢刊第 64 種，頁 221。

<sup>28</sup> 《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九月二十一日壬午科福建鄉試題名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247 種，頁 1073。

<sup>29</sup>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大正五年（1916），頁 285。

為 1865 年，同治十三年（1874）修延平郡王祠的時候，他 32 歲。關於延平郡王祠的財產狀況，我們並不清楚，但知道的是修成之後，他一直在此任教多年。連橫記載他後來任教蓬壺書院，但蓬壺書院乃是光緒十二年（1886）方建。<sup>30</sup>如此，延平郡王祠對於他，便不止是文人情懷舒展的場所，也是他執掌十年的工作地點，或許更有財產上的牽連。

這一懷疑不是沒有根據。他後來執掌的蓬壺書院，前身乃是引心書院。按連橫的記載，引心書院原在樣仔林街，嘉慶十五年被台南士紳黃拔萃用白蓮教齋堂的名義抄用，改稱引心文社，后遷址並改為臺灣縣的書院，光緒十二年（1886）改為蓬壺書院。<sup>31</sup>廢棄的引心書院，很快便被這些文人轉了新的用途。由臺南府知府唐贊袞撰寫的《改建呂祖祠碑》曰：“郡城引心書院圯廢已久。光緒庚寅[十六年，1890]，安邑紳許南英、陳楷、蔡國琳等呈請改易呂祖祠，由前府詳請，給發公費三百兩。余於客秋，卸護臺灣道篆，履臺南府任，始督修落成。費之不敷者，捐助之。謹筮日迎神，用昭典禮。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今報功崇德，秩祀有所，固有土者之樂事也。”可見，蔡國琳等人非常懂得利用朝廷的禮制，將這些機構變成自己可以掌控的地方，延平郡王祠不過是其中著者。

甲午之役后，政權改易。蔡國琳“志業頓挫”，“鍛羽全落于窮地，獨抑鬱空望彼養雕天。”<sup>32</sup>不過，很快他就在新政權之下找到位置。“今清運已傾，威武不震，遂結局于臺灣割讓，痛快復何過之？實可謂鄭氏千歲之恨，於是乎始銷者矣。參事胡為認以併吞，更買愁于彼春帆樓之愚乎？寧設案焚香，以告我朝崇助于鄭氏之靈，……”<sup>33</sup>他是一個非常識時務者，這個時候他再次大力強調與該

<sup>30</sup> 連橫：《臺灣通史》卷十一，教育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頁 279。

<sup>31</sup> 連橫：《臺灣通史》卷十一，教育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頁 278-9。

<sup>32</sup>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大正五年（1916），頁 285。

<sup>33</sup>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大正五年（1916），頁 285。

祠關係，並通過其母親的故事，並使之在日本政權下合法化，無疑對其地位的鞏固助莫大焉。

早在明治三十年（1897），他即被臺灣總督府授配紳章，及被任命為台南縣參事；<sup>34</sup>他去世后連橫曾寫道，“蔡玉屏山長以儒素起家，積資三十餘萬，身死未幾，而產已破。叢桂山房之詩集不知能保全歟？或曰：玉屏死而有知，不哭其詩之不傳，而哭其財之不守。”<sup>35</sup>且不管其身後如何，生前他積累起如此巨額的財富，顯然不只是吟詩作賦和設帳授徒即可達到的。

## 鄭氏書像

開山神社內的寶物是號稱鄭成功的真筆。<sup>36</sup>不知其來歷如何。不過在《清国公文一斑》的附錄，有日治初期不少南北文鈔，其中一篇，正是初期的殖民地官僚，如何試圖利用鄭成功書，來與本島士紳拉近關係。“題曰鄭成功書，五絕揭本。是為故從兄大橋陶庵筆。陶庵，訥庵府君養子，而佐藤一齋翁孫，介于頑士，其別號也。蓋斯揭本，原係今華族松浦伯爵家藏。往時，所謂平戶侯。嘉永年間，其祖乾齋老公，命儒臣建碑于成功誕生之地，以傳其事。訥庵父子，與松浦君臣，有二世交，及刻斯字，贈數楨于大橋氏，以頌同志之士云。丁酉之春，余將赴臺灣也，請從弟大橋微笑，以是為贖。微笑，訥庵長子。余到任后，揭之壁間，每有本島紳士，來訪余者，乃指示之。且談臺島，歸我版圖，絕非無宿緣之事。而台人知成功詩書者，鮮矣。去秋，臺中辦務署長官邸竣工，復揭之應接室，紙糊懷裂。今夏，更命裝潢，既成，記其來由，以告觀此書者，因憶，余又嘗觀成功

<sup>34</sup>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大正五年（1916），頁 285。

<sup>35</sup> 連橫：《雅堂文集》，卷四，筆記，詩薈餘墨，臺灣文獻叢刊第 208 種，頁 294。

<sup>36</sup> 《臺灣發達史》，林進發撰，原出版者 臺北市：民眾公論社，昭和十一年（1936）；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頁 538。



與朱舜水書，舜水明末名士，規劃我邦，成功乃陳盡力于借我援兵之情也。大阪碩儒藤澤東咳，爲跋。今不傳于世，他日若得之，將與斯書，永存于此室矣。明治辛丑，七月望后一日。”<sup>37</sup>

此文作于明治卅四年（1901），從上下文可以推測，此文的作者可能是當時的臺中辦務署長關口隆正。平戶侯推崇鄭氏的事，也是連橫有載，“右鄭延平慶誕芳縱碑，在日本肥前國平戶島千里濱。嘉永五年(清嘉慶元年)壬子冬十二月中澣，藩侯命葉山高行撰文、多賀嘉書丹而自篆額。石高可丈餘；旁一椎，幹老而茂，聞爲延平少時手植，至今寶之。”<sup>38</sup>此段故事的背景，就要回到日本地方史去考察了，由於資料有限，本處無法論述，我們知道的是領台不久，就有殖民地官員，有意從該地討來所謂鄭成功書，以備懷柔取悅本島士紳。

到了日治時代，鄭成功也突然多了後人。日人似也樂於借此展示對鄭成功的推崇。劉克明在昭和五年（1930）出版的《臺灣古今談》中，即記載了一則鄭氏後裔的故事。主角是臺北州七星郡下的鄭清泉，號稱是鄭氏第六代孫。他的祖父從生番手中買了田地，父親鄭維隆明治三十年（1897）曾任區長。他說他是鄭氏後人最重要的理據是有張鄭成功的畫像，臺北縣知事村上義雄買去放到臺灣神社，並贈給他們一把日本刀。<sup>39</sup>看起來，這是個剛剛積累財富與地位的家庭，其家史只能追溯到其祖父，名字也未寫出，至於如何與鄭氏連上去，更未說清楚。姑且不論他的家裏爲何有這張像，這張像又實際上是何用途，日本官員如此推重此畫，便可知從此本島人明白，成爲鄭氏的後人，是件榮耀之事。

## 鄭氏家廟

<sup>37</sup> 村田直景：《清国公文一斑》，明治卅五年（1902）。

<sup>38</sup> 《臺灣詩薈雜問鈔》，雜錄，延平慶誕碑記，頁30。

<sup>39</sup> 劉克明：《臺灣古今談》，昭和五年（1930）；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頁98。

台南鄭氏家廟的歷史，便始終和一些號稱鄭氏後人的人分不開。據連橫記載，“鄭氏家廟在寧南坊，即今五帝廟街，永曆十七年，嗣王經建，以奉祀延平郡王與其遠祖；故內有延平王像，威儀若天人。”<sup>40</sup>但早期歷史究竟如何，我們並不清楚。據《鄭姓宗祠沿革碑記》記載，此廟財產紛爭不斷，乾隆年間似乎有從衙役許於蔡手中買回，由鄭姓人經營，但具體是什麼人，作何用途，實際並不清楚。所知的是同治元年（1862），文獻即出現五帝廟街的“鄭家祠堂”的說法，<sup>41</sup>說明清末的時候，已被鄭姓弄成祠堂的樣子。

在鄭氏家廟中，高懸一鄭汝成立的匾“三圭世錫”，時間為乾隆辛卯（三十六年，1771）陽月（10月），落款題曰“石井四代孫汝成立”。他是如何追溯自己的世系的？四代是從哪裏算起的四代？

我們現在有一本《石井本宗族譜》，此本是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昭和六年（1931）從開山神社影印的。<sup>42</sup>它號稱有作於明崇禎十三年鄭芝龍、芝鸞，嘉慶六年鄭名山的序，但前者已寫明乃是道光癸巳年（1833）重抄；其它為道光十三年（1833）鄭希石序及十四年（1834）曾文峰序，顯然是份道光中葉編修的譜系。裏面厚慕的第十五世，有一則如下記載，“鄭汝成：諱生，字作垂，號於省；汝達之兄也。誥授中憲大夫，攝州司馬職。”<sup>43</sup>顯然鄭汝成在乾隆年間寫此匾的時候，想不到後面會有人幫他編了譜系，只是他心目中的譜系，和後來編者的譜系，恐怕已大不相同了。

按道光十四年（1834）曾文峰序所述，看起來是有一批讀過書的石井鄭姓的

---

<sup>40</sup> 連橫：《雅堂文集》卷三，筆記，臺南古蹟志，鄭氏家廟，頁 246。

<sup>41</sup> 《臺灣私法人事編》，第一章，人，第一款，能力，第二 未成年者賣屋之例，頁 45。

<sup>42</sup> 《鄭氏關係文書》，石井本宗族譜，弁言，頁 3。

<sup>43</sup> 《鄭氏關係文書》，石井本宗族譜，頁 47。

人，試圖弄出一個譜系，將自己連到鄭成功家族。參與修《石井本宗族譜》的人，序中說的很清楚。“及至名山公讀書博覽，敬慎威儀，則如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有尊祖、敬宗之志，而盡報本、追遠之誠。是以創修族譜，開昭穆之不失及世世之有徵；竟錄過半，未得全備可觀。迨至希石先生，志重繼述。歲值道光癸巳年秋，時逢院試，途羈井江；即與諸叔侄之生員鵬程、維賢、維揚等同為質證先世根由，若合符節。遂為入廟告虔，敬抄譜序以及先世名人一備與名山公諸創合為一部，以便後人觀感。是所謂後人有志，堪振前人也。”<sup>44</sup>其中，名山自稱為十世，鵬程自稱十六世，曾文峰則是鄭名山的孫女婿，所以對修譜出力甚多。

那麼他們是如何將其歷史與鄭成功家族連起來呢？他們首先追溯到自己的祖先鄭模，是泉州武榮開基祖五郎公派下第三世，遷居為華亭開基祖；而其兄鄭栻則是西亭開基祖（鄭成功在族譜中為西亭派下十二世）；第四世鄭挺，開基厚慕。再看族譜，顯然這份族譜才剛剛搜羅資料，並沒有將所有世系整合好，不過，正是如此，才讓我們看到一個鄭氏宗族如何被創造出來的。族譜重點講述的是鄭芝龍家族從十到十二世的譜系，補十世、十一世開始有一些華亭的人，然後直接跳到十四世-十六世。重要的是上述作序的這些人：名山、希石、鵬程、維賢、維揚等，在族譜中都沒有被連進去。

在上述提到的曾文峰的序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講到他們這些文人“遂為入廟告虔，敬抄譜序以及先世名人一備與名山公諸創合為一部，”這個廟是何廟？上文還有一篇據稱為鄭芝龍作的序，不管他真是如此，還是道光癸巳年（1833）抄錄者鄭鵬程托作，其中提到“自今伊始，有力學顯親、國爾忘家以光吾宗者乎？有廉未倡義、孝弟力田於鄉里稱善人者乎？准附諸廟。”<sup>45</sup>這一廟又

<sup>44</sup> 《鄭氏關係文書》，石井本宗族譜，頁 34。

<sup>45</sup> 《鄭氏關係文書》，石井本宗族譜，頁 24。

所指為何？鄭芝龍的時候顯然沒有臺灣的這座鄭氏家廟，那麼是否石井早已有放了祖先牌位的廟，還是著者早已知道鄭氏家廟，而別有目的？

鄭氏家廟中有另外一塊乾隆年間的牌匾，題曰“揆咨岳佐”，時間為乾隆卅六年（1771）正月，落款曰“奉直大夫鄭其嘏立”，他並未講自己同鄭氏有親戚關係，這和數月后題匾的鄭汝成形成對比。鄭其嘏的資料我們不是特別清楚，只知他是鄉紳，加捐得來奉直大夫的頭銜，似乎與前後任的臺灣知府關係都不錯。據《鄭姓宗祠沿革碑記》記載，日治初期土地登記的時候，被鄭家申登記在鄭其嘏名下。隨後有鄭元吉、鄭品等捐錢整修，鄭長庚管理；1928年鄭玉記從鄭其嘏子孫手中奪回廟產，不久又為其子孫掌管。

看起來，從清代到日本時代，是有幾批人在這座廟中活動。我們沒有後面這些人的族譜，不曉得他們與之前修《石井本宗族譜》的人，有沒有關聯。顯然乾隆年間，有一些文人樂意與鄭成功拉上關係，隨後一個台南本地地主鄭其嘏，他和子孫佔有了鄭氏家廟的產業，而另外這批人，不曉得是不是一批後來者，則試圖用鄭成功後人的名義，將廟產重新奪過來。他們的目的似乎達到了，今天他們這些人的牌位，還供奉在鄭氏家廟中。所以鄭氏家廟的歷史，日本時代是一個很關鍵的時代，也發生了最多的故事，可是資料有限，只好付諸闕如了。

不過這些牌位令鄭氏家廟的歷史更顯複雜，如左手邊有一葉姓祖考妣的牌位，右手邊有一只有祖妣而無祖考的牌位，後排還有一些，字跡已經相當模糊無法辨識，這些牌位的歷史，也頗可追究，此處也沒辦法做到了。



圖 5 鄭氏家廟第三進鄭姓宗祠中的牌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廟的結構。日本時代連橫告訴我們廟中安放鄭成功神像，是否亦如延平郡王祠般拜祭？連橫的一篇《臺南鄭氏家廟安座告文》（大概作于民國成立之初），寫明是代作，“維年月日，族孫某等敢昭告於開臺烈祖大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賜國姓之神曰……”<sup>46</sup>可以說，這也是一座鄭成功廟，只是拜祭者換成是一群鄭姓的人罷了。



圖 6 鄭氏家廟中的鄭成功像（此像為現代塑）

<sup>46</sup> 連橫：《雅堂文集》，卷二，哀祭，臺南鄭氏家廟安座告文，頁 115。

民國元年（1912）春，連橫亦寫了一篇《告延平郡王文》，「臺灣遺民連橫誠惶誠恐，頓首載拜，敢昭告於延平郡王之神曰：……今者，虜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維新，發皇蹈厲，維王有靈，其左右之！」<sup>47</sup>鄭成功身後。這一清朝政府、日本殖民政府雖朝代興替，然其崇祀不輟的神，也是受民族主義思想影響的連橫眼中驅除「虜酋」的神。國民政府領台后，他變成了民族英雄的形象，「忠肝義膽」的化身。只是，如今有關他的歷史敘述，有多少是日本殖民地官員和連橫等知識分子創造出來的呢？

---

<sup>47</sup> 連橫：《雅堂文集》，卷二，哀祭，告延平郡王文，頁 115。



圖 7 白崇禧題詞“忠肝義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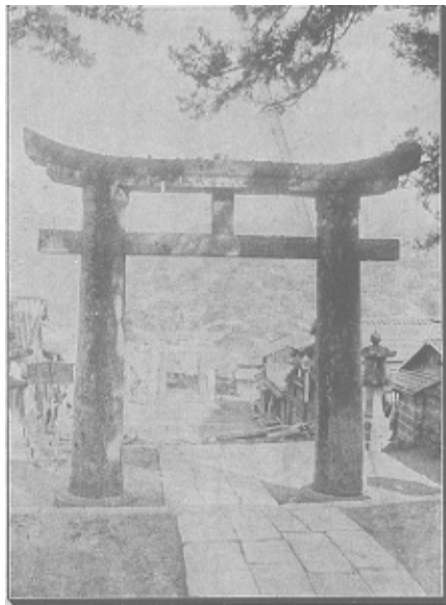


圖 8 日本時代鳥居

## 2. 2007 年「走入歷史田野」：口述歷史與歷史研究工作坊，2007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

### 學員成果

#### 第一組

##### 兩撇的男子漢

\* 人在環境之中

\* 有壓力才會成長

#### 一、兒時記憶中的五條港

- 父親年輕的時候到日本唸政治學校，回台灣開釣具行。祖父是走江湖的，個性很獨立，所以他父親的個性也很獨立，什麼事情都自己處理。這跟他很早熟獨立的性格可能有關。
- 從小是媽媽帶大的，跟媽媽家裏的親戚比較親。外祖父是道教世家，做法師的，他自己從小對宗教的活動跟事物也有興趣。
- 三輪車夫都很粗俗，在路上碰到女孩子在擔水果出來賣的時候，想要跟他們買東吸的時候會順便調戲、輕薄她們。他們會說，「你給他（兩撇）摸一下奶子，我就跟你買。」賣水果的女孩子就答應。因為小時候常常跟這些社會底層的大朋友接觸，所以對類行為跟風氣習以為常，長大之後會開歌廳、酒家，特種行業或許跟這樣的成長背景有關。
- 當時五條港有很多苦力，在五條港幫忙搬運貨物。這種苦力都很強壯，壯得像一頭牛一樣，廟裡頭的慶典活動都會找苦力去扛轎。因為當時五條港的苦力很多，苦力有生理需求，於是產生特種行業的興盛，像是米街就有很多特種行業（站壁）。點煙盤的故事。
- 康樂街那時候都放很多大塊原木，一般人家都會去那邊撿樹皮回來作為生火的材料。
- 當時也有人做挑糞的工作。當時黑橋（府前路過台南運河）的地方有人在挑糞去養殖虱目魚跟種田，當時人會說沒出息的人去唸「黑橋大學」，意思就是要去做低下的挑糞工作。
- 五條港的商業貿易很興盛，都是用牛車或馬車來運東西，牛車運的是農產品，馬車都用來運貨物。當時他家附近還有就有打馬蹄的跟做馬車的，還有養馬場。
- 以前的房子因為運河道的關係，房子前後很狹長，是為了配合兩條運河中間的土地寬度。又因為當時取水不易，都要去很遠的地方挑水，所以一般家中如果有能力，就會挖口井。因此狹長的房子容易造成後面的地方很陰涼，不常有人走動，井中又常常有人掉下去，所以房子裡頭常常會覺得陰氣很重。

#### 二、蹉跎人的歲月

- 協進國小畢業之後就整天在外面跟別人混。盡量避開跟父母碰面。各過各的生活。
- 喜歡跟年紀比較大的人做朋友，跟著他們一起在外面鬼混。
- 到九層仔（合作大樓）賣黃牛票。
- 其實就是流氓、地方的惡勢力。
- 各地的勢力範圍分得很清楚，不會互相干涉。
- 後來因為父親的介紹到中華日報學製版，但是沒有興趣，還是離開了。
- 後來到台北迪化街賣布。因為到過台北，回台南的時候都覺得自己好像文化比較先進。
- 20 歲去當兵，因為外祖父道教世家的關係，幫他證明是道教的法師，當兵不用剃鬍子，還可以穿道鞋。
- 回台南之後還是跟地方上的兄弟在外面混，成為地方上的黑道。幫人家解決事情，一些商家、妓院、酒家的地盤之中的糾紛都是一群兄弟去解決的。



- 後來繼承父業，開了一間釣具行。因為還是在跟道上的兄弟有來往，擁有許多人脈跟地方勢力，於是開了當時很興盛的歌廳、酒家等娛樂事業。

### 三、王爺的乩子

- 從小就對廟裡的事情活動有興趣，因為也住在神興宮旁邊，常常去幫忙廟裡頭的活動。
- 當時在輦轎的時候需要兩個人幫忙，一個是乩身，他當時還不是乩身，只是常常參與輦轎。(手轎)
- 二十七、八歲的時候，因為幫忙輦轎久了，開始有一些神蹟出現。有一次手會抖，把手按住變成腳在抖，後來就成為王爺的乩童，常常去附近廟宇幫忙的時候，都會起乩。一開始做乩童的時候，他自己無法控制自己，自己也會覺得在大庭廣眾之下起乩很不好意思，家人也會不希望他在外面起乩。有一次起乩的時候他父親還拿了一把錘子出來鬧事。
- 當時雖然一邊已經在幫忙許多廟裡的活動跟事情，一邊還是在經營歌廳跟酒店的生意。
- 開始做乩童之後，就慢慢一邊在學許多廟裡頭的事情。

### 四、神興宮的

- 大約四十歲左右就把歌廳酒店的行業都收起來，專心在廟裡幫忙服務，一邊經營釣具行。
- 當時因為自己之前在道上混久了，本身有人脈與勢力，就被神興宮委員會委派在廟裡擔任要職。到處去處理一些宗教上的事情。例子一二三四。
- 每間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管轄的區域，是別的廟不能越界的。比如說旁邊的南沙宮，跟神興宮的勢力範圍有一點重疊。南沙宮如果要辦繞境活動，要先跟他們說好借境，不能當作是自己的境。
- 有一些廟宇的扛轎活動就是跟廟相關的地方兄弟在做的。但是神興宮就不是這種。神興宮如果需要扛轎都是去找苦力來幫忙。

### 五、觀察

- 從他小時候的生長背景，看到當時五條港地區底層人民生活、工作上的情況。
- 從年輕的時候做道上的兄弟，到了四十歲的時候投入五條港文化事業與神興宮的宗教活動，這其中的轉變包括他心境上的轉變跟社會環境的變遷的互動。心境上他覺得既然做了王爺的乩童，參與廟裡的事物，就不能太在外面做壞，對廟裡的人（王爺）無法交待。一方面因為當時歌廳秀、酒店的行業沒落，他也意識到這種生意做不下去。於是完全放棄了歌廳酒店的工作，專心在廟裡服務。
- 他從道上兄弟轉變為在廟裡服務，也是因為廟裡頭也看重他的地方人脈跟勢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或許表示，不論是街頭兄弟或是宗教活動，都是類似的地方勢力的展現。兩邊在處理問題時也是同樣透過同一套人脈與勢力的方法。所以街頭兄弟在地方上所累積的人脈與勢力，可以在宗教寺廟的事務上發揮作用。所以在施先生的身上可以看到兩種身份的結合就可以理解。

## 第二組

蘇榮昌先生（瑞泰桶店）訪問稿（初稿）

輔導員：黃清琦

組員：王智信、盧易孜、羅宜芬、陳宗仁、廖安惠

木製盛裝品—箍桶(台南市新美街蘇榮昌先生)

時代環境中，傳統工藝文化的失落與昇華~訪談蘇榮昌先生和箍桶技藝(行業)的變遷關係被邊緣化、沒落的窘困。

內心的不平與感嘆

早期匠師製生活日常事物→無法被歷史保留(不入流)

非正常用品(無法日常使用)→變藝術品(可被保存)

生活就是藝術→科技工藝者之心→匠心

對客戶的原則→客戶都是朋友

「跟我買是你的福氣，沒跟我買是你的代誌(事情)。」

態度換態度

找出原理、有所堅持及守護、有原則、傳統工藝保存之心

敬業

商品有故障，不應判死刑，應由製造的師父來裁決。→維修器物，惜物之心。

沒必要買的東西不要買，蘇榮昌先生認為現代型態已與古早大不相同，生活習慣上不適用的器物，買回家用沒幾次，反而糟蹋了器物。

工法—(手路)

技術都同乎一心

(器物)要注重功能性、實用性

製作---創造

台灣各地「箍桶」的發展

對蘇榮昌先生而言，中北部桶的種類與台南相對而言

發明？你又知道以前沒有？

不知道、不了解，所以才會自以為是，。

駒式的危險性

「古法」古經驗法則的原理

經驗智慧 v.s.人之認知

店簡史

祖父時代最興盛，可做到箍桶批發的產量榮景，因為當時各行各業的需求量大。挑水用的水桶為大宗。

關於桶的俚語

罵人「飯桶」，因為只有放置飯之外，卻沒有其他多餘的功能。

「把糞斗當作飯斗用」→不懂裝懂  
「飯桶裝車輪」→沒用又遊手好閒  
「糞桶開花」→桶壞了，桶片散掉了。

### 關於桶的用法

要放在單一用途。一桶一用，不要一桶混用，  
放置食用的飯的器物桶是「飯斗」；烹煮飯的器物桶是「炊斗」  
裝米—  
量米---

糯米---飯糰 米糕  
生鍋  
飯斗  
捧斗  
拜斗  
飯斗  
豆花桶  
嬰兒澡桶

土桶、腰桶、  
腳桶  
跑澡桶

### 原則精神

瓠瓜是古時候的水瓢，聊著「就地取材」的精神。

有所為而為--「做生意經商是良心事業」  
傳統工法(技藝者的意願)v.s.成為商業時要考慮的事情  
e.x 產品被生產製造 v.s 商品售後維修

倘若無法堅持應有的品質，只貪圖便宜簡單，損失往往會更多。經商者的觀念想法，會決定你的商業前景、未來走向。

木材的生命，木材是會呼吸的，對於蘇榮昌先生而言，對待「箍桶」木材，是對待「活的」(事物)的敬意，

做中學(肯做)

箍桶「箍」的象徵意義

### 困境

產品久用、可修、工作又勞累，沒有人力願意接棒，生存不易，因此成了沒落的行業。不是沒有箍桶的師父(技藝人力)，而是多數師父都轉行了！

## 營運方式

客源不定。

業務內容：不管是特別訂做或者店內固定規格商品的製作，皆需事前的預約訂單，無法臨時買到現成成品。有維修舊桶的客戶服務。

訂單量稍大時，想要請有技術的師父，幫忙趕工，卻因為勞累，薪勞不成比例，相當不划算，所以即使是短期、暫時，師父不願意再回來幫忙。

蘇榮昌先生只能靠自己趕工製作。

## 接棒原因

爲了保留正統正確的文化

未來展望

有顧問

有直接的技術改良的

我們這組此次訪談對象爲瑞泰桶店負責人蘇榮昌先生及隆興亞鉛負責人蔡東憲先生，鎖定傳統產業進行口述訪問實習。此外，本組亦利用時間走訪神農街、風神廟、大天后宮等周遭環境，另外訪問了風神廟廟祝、天后里里長及其他附近居民。

關於此次口述歷史營，經過理論及實務操作的過程，大致上組員心得如下：

- 感受到此次受訪者對傳統文化的熱心參與及推廣
- 對於訪談者的內容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不能盡信受訪者所言）
- 進入採訪中要有明確的問題，知道自己想問什麼、爲什麼要問這些
- 媒體採訪與口述歷史不同的部份（查證及寫作，如實呈現）
- 田野調查就是持續發掘問題及嘗試解答問題的過程，多問幾次是必要的
- 田野訪問沒有固定的方式
- 經驗的累積相當重要
- 訪問過程中若遇到所謂「正統」問題，要小心處理

## 第三組

### 2007年「走入歷史田野」工作坊－「口述歷史與歷史研究」書面報告

組別：第三組

組員：郭堯山、趙敏惠、盧淑芬、楊惠如

訪談對象：全美戲院經營人 吳義垣、吳俊誠

台南人：郭堯山

#### 吳俊誠

近年來台南電影事業由盛轉衰，許多戲院在無法支撐下逐漸凋零或轉型，如南都戲院已經結束營運、統一戲院以六千萬元賣給隔壁的電玩店、民族戲院被法拍後現在成了補習班，令人不勝唏噓。

早期電影院為了刺激消費，不少影歌星都會隨片登台，像是余天、陳盈潔、黃西田以及倪賓和康弘等老牌影歌星，都曾經在全美戲院演出過，也有的戲院「轉型」經營，「**台南歌廳後期演變成特別的，變成牛肉場，以前在台南五顆星啦，今日也有、金馬也有，熱城也有啊**」，全美戲院小老闆吳俊誠表示，旗下的今日戲院也有長達三年的時間租給「牛肉場」業者，當時還是年輕小夥子的他，在販賣部幫忙，「**可是都不敢去看，我都在後面偷瞄**」。

吳俊誠笑說，其實這在國外是很正常的，只是國內的民風過於壓抑，才會顯得「特別」，「**身體就是身體，身體有什麼罪呢，你生出來的身體有罪嗎？難道我們也是為了這個有罪的身體在穿衣服嗎？**」

吳俊誠指出，牛肉場的出現，其實是照顧了特定的族群，有些老伯伯帶著便當從早看到晚，有的則是出去一下又來，長久以來也累積了不少「老顧客」；其實，觀眾不只是上了年紀的老先生，吳俊誠說，有一般的上班族，也有情侶或者是夫妻檔，甚至偶爾也有年輕的小姐一個人來看，「**他們愈禁，愈戒愈色**」。

在地的台南人郭堯山透露，年輕時也曾經因為好奇到這種戲院「嘗鮮」，如果遇到認識的雙方都會很緊張，互相提醒「**回去的時候不要說出去**」，他說，以前電影的影星是隨片登台，牛肉場則是隨團而去，觀眾跟著團員跑。

後來在郝伯村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曾經大力掃蕩牛肉場，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戲院和管區都很有默契，有暗號**」，只要在某個範圍內大家都心照不宣，然而，還是有些人不小心跨越了那條紅線，當場就在戲院裡上演活春宮，幾次下來就被查禁了。

早期電影院在「中場休息」時常常會有小孩子背著裝滿糖果餅乾的木箱叫賣，吳俊誠說，戲院很樂意讓他們賣，因為通常都是一些家境清寒的小朋友在放學後到戲院打工貼補家用，薪水是視當天銷售的情況結算。

早期戲院的宣傳手法有很多種，包括三明治人、宣傳車和看板廣告，小時候常常跟著司機隨車宣傳的吳俊誠說，一開始的時候是司機一邊開車一邊用麥克風廣播，後來則是委託專業的廣播電台人員錄成可循環的錄音帶重覆播放，有的時候宣傳一半車子還在半路拋錨，讓他印象深刻。

電影看板、照片和海報也是吸引消費者上門的宣傳方式，經常有觀眾在影片結束後站在海報前討論「**欸，這個場景我看過**」，因為早期新聞局會針對影片進行管控，所以也會發生海報有電影中卻沒有出現的情形，吳俊誠表示，有些違規的戲院還會被要求打上「本人日後改邪歸正」的字幕，令人啼笑皆非。

近年來在知名導演李安的光環下，讓全美知名度大增，戲院並順勢推出「台南人的電影院」的口號，試圖喚醒消費者的記憶，然而，這並不足以抵擋電影院所面臨的不景氣的挑戰，吳俊誠以電影比擬，大成本、大製作的電影不一定就賣得好，有內涵、有故事的電影才能感動人心。

日前成功大學博士生包下全美戲院求婚的溫馨情境還讓人記憶猶新，最近吳俊誠又再度

扮演起「媒人公」的角色，受在北部設計公司上班的郭姓先生委託，為他和女友在午夜十二點十分，加映一場專屬兩人的電影，浪漫的故事再度攻佔各報章雜誌的版面。吳俊誠說，其實兩次都是巧合，雖然一開始也會擔心對方的來意和人品，不過，轉念一想就當作是助人，結果不但成就好事，也讓戲院的知名度大增。

除此之外，全美戲院和公視合作拍攝節目，讓小朋友從畫看板到演出，實際參與電影拍攝的所有過程；知名導演侯孝賢最近也帶著影星舒淇和張震前往電影院取鏡。吳俊誠更跨出經營者的角色，積極參與各式影展，以實際行動支持電影業。

雖然個性害羞，但談起喜歡的電影業，吳俊誠話匣子一開，就再也停不了，腦子裡不斷浮現的是源源不絕的創意和點子，面對電影業的這波寒流，他已經摩拳擦掌隨時應戰。

## 吳義垣

我出生於昭和四年，家裡有七兄弟，我是七男。因為那個年代是日本時代，所以大家都有去念日本書，每個人都會說日本話，大哥是大正元年出生的，如果還在，今年就九十六歲了，小學校畢業後就去（大樂糖廠）工作，第二哥哥也有念，可是好像沒有畢業的樣子，就學做生意，老三、老四、老五都有讀，而且都有畢業，有的在糖廠做事，有的在做店員，我自己則是台南商業學校畢業的，在那時南商不好考喔，不過，只要是那裡畢業的都不用怕沒有工作。

民國三十九年正月入伍，先到鳳山五塊厝訓練，當年兵很多排成三列縱隊，看到國軍撤退的兵，年紀不是很大，十五六歲，每個人看起來很疲憊；我訓練半年後，分到台南市砲兵學校。

民國四十年十一月比預定的還要早了一個月退伍，那時候的行政院長是陳誠，省主席是吳國楨，吳國楨演講的時候很清楚，陳誠則是口音很重，聽都聽不懂。

民國四十三年結婚；四十七年離開公家機關，事實上，在那前一年我就想走了，可是有人建議我，應該在升上股長後才走，我想也對，所以我又再待了一年。離職後我和另一伴（妻子）討論，要做什麼行業比較好，最後開了一家出租婚紗的店。

會想要買戲院是因為那時候我開的婚紗店的旁邊就是大全成戲院，每天都看到戲院前有很多人排隊買電影票，當時就心想，做這一行應該有商機。我（姊夫）要賣第一全成的時候，一開始有人牽線民族戲院的王壽，可是他的價格是四百五十萬，和姊夫開的五百萬有點距離，最後就沒有談成，雖然是親戚，可是我向他買也是用五百萬元，沒有比較少。在當時這算是很大的一筆錢，我還和老婆跑去卜卦，結果算出來說我適合做娛樂業，就決定把戲院買下來了。

前兩年真的很辛苦，也曾經想過賣掉算了，我買戲院的時候加上稅金算一算也將近六百萬了，去找民族戲院的王壽，可是價格都談不攏，他只開價三百萬，我就下定決心繼續做下去。

在一次的機緣之下，金崇安戲院倒閉，金崇安的經理建議我改採二輪片放映，當時首輪片一張票十一、一塊，二輪片只要六、七塊，而且一次可以看兩片，大家算一算當然是看二輪的比較划算啊，尤其對學生來說有很大的吸引力，果然，一換這樣的經營方式之後，生意馬上變得好得不得了喔，尤其是假日的時候，一定客滿！

因為生意太好了，其他放首輪電影的戲院都沒客人，他們生氣啊，就想辦法要對付我，在民國八十五年有同業就推出折價券和招待券，那時首輪的電影喔，原本票價是 110 元，用他們發的折價券就只要六十元，招待券就完全不用錢，聽別人講，他們那時候就已經打算不惜一切代價，就是讓我倒，結果呢，我們還不是維持到現在！

出租片、盜版片，甚至是電腦都很方便，和以前比起來，現在戲院真的很難做，幾天前電影同業工會開會，中國城戲院的老闆說：你那麼會經營戲院，乾脆中國城賣你好了！兩千萬耶；我怎麼可能會買啊！

這幾十年來台南市的戲院倒了很多，看我在民國五十八年開始做的時候寫的電話聯絡表

就知道了，延平、南都、南台、中國城、王子、王后、國華、金馬、東安、成功、後甲、民安、今日，從上到下一整排都是戲院的名稱啊，結果呢，現在剩下沒幾家。

其實，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啦，我還記得我們南商的校訓是「勤儉」，你一天賺一萬塊好了，如果不勤儉，也是會變沒錢啊。

投資賺錢真的比較快，有一年我在中正路上買了一間房子，買的時候是八十萬，過了兩年有人開價三百萬跟我買，後來我沒有馬上賣。

前幾年在喜宴上遇到一個朋友，他說早期報我去買東帝士那邊的魚塢地，結果我沒買，當時大概是兩三甲的地吧，才賣幾萬塊，現在一坪就要二十萬，如果我買下來啊，早就賺上二十億囉！

我在南商的時候書讀的很好，算盤打的也很好，有一次突然發現怎麼我的右手姆指（長了繭），左手又沒有，後來仔細回想，原來是以前常常打算盤，因為要用姆指撥珠子嘛，所以久了就長繭了，現在我抽屜裡還放著算盤喔，還有在用，而且我後來對生意還蠻有心得，我想也是和那時候學商有點關係的。

全美是一九五〇年建好，以前是第一全成，五十八年接下，前一兩年經營很辛苦，一開始是首輪，每張票十一、二元，以包底分帳，第一周六四分帳，電影公司六，戲院四，第二週五點五比四點五，第三週五五分帳，第四週是電影院六，戲，電影公司四；電影院要課娛樂稅，很重，稽查人員都要進駐戲院清點人數，當時電影票不是自己印，統一由稅捐處印，連公關票也是；電影公司很厲害，在第一場唱國歌的時候，看人數就知道今天的營收有多少。

我出生在西門路上，後來家裡搬到西門路和府前路那邊，所以我對那一帶是很了解，對日本時代的電影院也都知道啊，像合作大樓以前是一間台南戲院，南台電影院前身就是南台戲場，都是做人戲就是了。

全美戲院的前身是第一全成，是我大舅仔（妻子的哥哥）所成立的，我大舅有五兄弟，他在那裡有一片地嘛，他在那裡做花園，第二房的第二大舅歐雲林在那裡做花園。

戲院的設計師和南都的設計師是同一個人，好像是姓蔡的樣子，三十四年光復，南都三十五年就開始建，光復後他最先建，大全成好像也是一樣是三十五年建的，南都比較早建

延平戲院的前身是宮古座，和世界座在日本時代都是做日本片，是以日本片為主啦，也有做外國片，戎館就是做我們台灣話的片為主啦，光復後才有在做日本片啦，外國片啦。

我在讀國民學校五、六年級的時候，日籍老師曾帶我們去宮古座（延平戲院的前身）看電影，還記得那部電影是西洋片，演的是俠士羅賓漢。日本片也是有看過，不過西洋片感覺比較稀罕嘛。

還記得國民學校一到三年級的時候，我和高俊明牧師同班，他坐在我前面，印象中他是個很老實的人。國民學校六年念完後就去考中學，那時中學很難考，沒考上就要去二林（？）考高等科，高等科要念一年，之後我就去考南商，那很難考，差不多三十五個人才錄取一個人，高等科有三班，老師叫高朝（？），奇美的許文龍和我同屆，不過他早我一年生，好像是昭和三年的樣子，屬龍的，他是二班，我是三班，那時候念二林（？）的國校叫作保宮（？），兩年畢業通常考不上的呢，許文龍後來考上日本時代的高商的附屬工業（現在的成大），光復之後附屬工業的學生就去念南工，我是念南商的，以前的南商好像在孔子廟的樣子，跑馬場移到現在的成大附近時，我記得我那時是南商二年級，我還有去那裡賣票。

三十四年八月台灣光復，我三十五年四月畢業，當時日本時代的制度都學英國，我為什麼會知道呢，因為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去歐洲旅遊，那時候去三十幾天，那時候就想到，日本時代的交通是靠左邊，學校留學（？）都是三、四月，都是學英國啊，不然法國有些是右邊。

畢業我馬上就去找工作了，考土地整理士和公賣局，我兩個都有被錄取，那時候是三月下旬四月上旬的時候去考嘛，畢業的時候校長有叫十幾個同學去考土地整理士嘛，考上之後三十五年五月初要去嘉義報到，公賣局是七月報到，很高興，可是也很為難啊，就跑去問我姊夫的意見，姊夫比我大一、二十歲嘛，他說，吃官廳頭路比較好，日本時代大家都喜歡在官廳

工作嘛，土地整理是政府工作嘛，就去嘉義報到。光復之後要進行土地申報，我和同班同學以及一個年紀比較大的嘉義人一組，去柳營鄉工作，那時候好像是三十五年七、八月的時候的樣子，為期一個月，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土地人士改善，職員被分配到縣市政府的地政科，我被分配去歸仁嘛，一開始在嘉南大圳那裡，剛好有幾個地政事務所的人在那裡辦理土地申報，像是歸仁、新化、三門（？）、北門，東西大灌嘛（？），去那邊審查、整理、校對等等，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是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嘉南大圳辦公，透過窗戶有看到囚車經過，很多人被壓，同事大部份都是外省人啦，突然聽到一陣陣的喇叭聲，那種聲音是從來沒有聽過的，那外省人知道嘛，就說：啊，要槍決了，要槍決了，就聽到碰碰兩聲還是三聲的槍聲，就在那裡槍決就是了，再過一個月左右，又移到歸仁，日本時代地政事務所都有登記所，新豐郡沒有就在地方法院，歸仁那裡沒有登記所，我就搬到歸仁農會的倉庫，就在那裡上班，前後兩年的時間，三十九年宋·仁就建設一個台灣軍，當時大陸還沒陷落嘛，中學畢業的都要訓練下士班長嘛。

### 郭堯山：

受訪者：郭堯山

時間：96年12月2日

地點：台南市劍橋大飯店

堯：凌波那個梁山伯與祝英台，那時候在南都放映，噢，真的人山人海，當初開始是日本片子，跟台語片，啊台語片他們也是有很多隨片登台的，比如說以前那個洪一峰啦，文夏啦，因為他們以前是歌星跟影星厚加在一起啦！雙棲啦，沒有分啦，因為大家唱歌好啦，包括一個黃三元，素蘭小姐要出嫁那一位，他已經死掉了，因為以前台南這邊大部份都是以工業嘛，工業都是聽收音機啊，收音機一直放他們的歌聲啊，所以他們拍攝電影的時候都很期待看他們的廬山真面目啊！很多，像我還沒有當兵我就有認識文夏了，還沒當兵的時候

問：為什麼

堯：因為我還沒當兵以前的工作是在印刷廠，一個在台南市很有名的大明印刷廠，那是在日據時代就有的，因為我以前也不會去珍惜這些史料，大明印刷廠專門在印台南跟台南縣的文獻，台灣銀行的什麼都是他們在印的，那時候我知道印的時候把他抽回來，早就很齊全啦，現在那邊也是蠻齊全，我那邊的文獻資料也是蠻齊全的，因為以前在整個唱片界的龍頭老大是亞洲唱片，以前他是黑膠唱片噢，一個黑膠唱片出來，他就有附啦，歌曲的歌詞，在大明那邊印的，文夏都來看印的怎樣，啊我在那邊工作，所以我那時候跟文夏，可是他也是我們的偶像啊，有跟他講話，可是講的二二六六，（笑）

問：緊張啊

堯：嗯，對那個偶像有時候會那個，所以我對這個歌唱界也是蠻熟的，其實很多歌星我們都曾經有接觸過啦，以前像我們那邊的業餘的歌唱團，包括文夏他的老家，在什麼地方，我們曾經去過啊，啊洪一峰也是一樣啊，以前都是很多，很多啊，（笑）回到這個部份，那大家都對這個影歌星好奇，所以如果什麼時候要登台，大家很期待，那麼在來，以前他們這些資訊厚發布在台南這個報紙叫中華日報，因為中華日報就是台南的在地報，整個他都有他的報導厚，在過來，以前的電影院，厚，不像現在這樣，以前的電影院比如說現在要演一個三本五十六厚，以前有一個**五虎虎**三本五十六，不是說來山本你們去看，不是這樣，他還要製作一個簡介，簡介他的名稱叫作「本事」，他就把這個本事放在入口處，要看的人他會索取本事，所以還沒看的時候他就已經知道這個劇情是怎樣，以前的電影是這樣；包括張小燕他六七歲的時候，她童星的時候就已經演過了，我記得是**雨夜花**（要確認），還有什麼林翠，他已經不曉得變成枯骨多久了，還有很多啦，很多這些



問：都有來登台就是了

堯：嗯，林翠沒有登台，張小燕他有登台，在政府禁止日片放映的時候才開始走到西洋片

插：所以你們在訪問的時候那個時空座標是清楚的，因為他未必是清楚的，他講的東西是對的，但你要試著把他放在你的時空中，才會更清楚

堯：所以我們要問他什麼時候開始接觸電影業，開始的時候台南的電影業蠻興盛的，當時的電影業大概有幾家，電影業他是從日劇時代就開始了，像以前延平戲院他叫做宮古座<sup>48</sup>，像赤崁戲院他叫榮館，大世界他叫做．．，有很多啦，五條港那邊也有一家叫做龍什麼

問：請教一下，台南電影院各有不同播放的特色，是由什麼來決定，是他的區位呢？如放西洋片的，那他顯然是一個不一樣的想像啦，這會影響到他自己戲院的定位和包裝，你覺得那時候有沒有這樣？

堯：現在是所有的電影，我講的只有日片和台語片，那些大戲院的，比如說，大全成、延平戲院、大世界，他都是放日片比較多，小全成、國華，他們就放台語片比較多，所以我剛才講的隨片登台，我記得他們都是在國華戲院那邊比較多，南都也有

問：你們在看這些電影預設的觀眾對象也不一樣嗎？

堯：預設對象不一樣

問：看台語有看台語的族群嗎？

堯：對，因為以前娛樂沒有那麼發達嘛，就是說每個人都往電影院跑啊，包括我再講一個，人家以前“對看”，相親啦，相親他也到電影院對看，烏七嘛黑的要看什麼，可是那時候離婚率很少，現在離婚率蠻多的，所以這是很有趣的，以前在台南在別的鄉鎮在新竹我不知道，以前媒人就啊，不然我們找他一起去對看，去南都啦，去延平那樣．．

問：當時戲院扮演的功能

堯：都是以前在裡面黑黑的看什麼

問：你也是嗎

堯：沒有，沒有，呵呵．．

問：所以以前戲院不只是看電影，還有其他的附帶功能

堯：像相親就是他的附帶功能之一啊，還有就是畫看板的，最少在台南市有兩個他最早是在畫電影的看板厚，然後進升到傳統藝師，像陳壽宇嘛，跟潘麗水<sup>49</sup>

問：潘麗水有畫電影海報嗎

---

48 台南劇場舊名宮古座，這宮古座，就是現在西門路上的延平戲院，是當時台南市規模最大的電影院，後來一些重要的大眾集會，都曾在此舉行。

49 潘麗水（1914年—1995年4月8日）台灣台南市出生，是一位知名的廟宇畫師，父親為潘春源，也是知名的民俗畫師。潘麗水除從小與父親學畫，另師事水墨畫師呂璧松，青年時期逢日治時代，曾轉行做過廣告看板繪製，在1949年之後台灣光復，潘麗水又開始從事廟宇繪畫，這時期他的畫風受北派建築彩繪影響，從門神的風格改為漢朝衣服就可看出，於是南北畫風相容，畫藝日臻成熟的潘麗水逐漸在台灣廟宇建築界中闖出了名聲。他的畫作目前仍保留在許多廟宇中，包括台北保安宮、台南城隍廟、學甲慈濟宮、南鯤鯓代天府、台南天壇等。其中1973年他在保安宮正殿迴廊完成的7幅壁畫被視為其經典之作。保安宮曾邀請澳洲壁畫修復專家清洗修復[1]。1993年潘麗水榮獲教育部民族藝師薪傳獎，是第一位獲得此獎的民間彩繪師。

堯：有啊，他以前就在赤崁戲院啊，他就是在赤崁戲院那邊畫看板，然後再轉型，

問：他們兩人就是各大戲院去請他

堯：他們就在那邊工作

問：就是受雇於各大戲院

堯：嗯嗯，我知道潘麗水比較多啦，他是以前在赤崁戲院，然後再轉型，重慶寺好像是他轉型後第一次，他在那裡畫四大天王、亨哈二將、五虎祥龍

問：赤崁戲院是在這附近囉

堯：現在已經都沒有啦，赤崁戲院在中正路，以前的戲院大部份都在中正路，因為中正路可以說是以前最熱鬧的地方厚，就是從那個度小月擔仔麵厚，那邊日據時代以前的銀座，日本銀座就是很熱鬧的地方啊，就是在東邊慢慢往西邊發展嘛，西門路以西在日據時代也是一個娛樂場所啦，娛樂場所可以講說不是有一個固定的建築啦，像沙卡里巴，那時候運河剛開通嘛，所以有很多像我們在講的馬戲團啦，馬戲團在那邊表演，那就衍生很多吃的東西啊，那很多吃的東西就開始慢慢建築，而且又靠近碼頭，所以那邊娛樂場所蠻多的；以前中正路最熱鬧，為什麼全美要在永福路，你看赤崁、大世界、小全成、大全成，那一段現在叫做合作大樓，合作大樓以前是台南戲院，台南戲院以前專門在放話劇的，現在改作合作大樓，一間王子一間王福（？），現在中正路，過去海安路，那邊有一間成功戲院，他是專門在放布袋戲的，黃俊雄啦什麼都在這裡放布袋戲的，再過來就是國華街，國華戲院，再過來西門路，現在是圓點百貨，那間較早是延平戲院，啊所有的戲院都是在這邊，那個第一全成他會另類思考在永福路，其實永福沒有那麼熱鬧，永福路那個陳德聚堂那間厚，早期是一間叫做古都，古都戲院，現在在中正商圈這邊，再西邊就是南台，南台戲院現在還有，靠近西門路這邊有一家南都，南都現在已經打掉了，所以你看以前的戲大部份都是在中正路這個圈圈。

問：歌仔戲播的多不多

堯：不多，因為台南市的廟多，很多都是在野台戲，而且很多廟都有自己的戲班，東門圓環那邊不知道什麼戲院那邊有在播歌仔戲的，南門商場，那個日本時代就有的，那個早期也有在播歌仔戲。

### 心得分享：

出發之前主辦單位善意提醒對方受訪經驗豐富，要「小心」應對，到達現場後為「小老闆」吳俊誠出面接待，由於他前一天參加活動夜歸晚睡，因此精神顯得有些不好，不過，仍然勉強打起精神招呼我們。

「我們先從戲院的外觀看起」，吳俊誠熟練的帶領我們穿過馬路，清楚的欣賞戲院外觀，所有動作一氣呵成，果然有「職業報導人」的態勢，由於對方遲遲沒有讓我們「登堂入室」的意思，一行人只好站在大馬路上聊了起來。

可能是起床後慢慢「回神」，不久之後終於獲得邀請進入室內詳談，心中的大石也才放下。

第一天的訪談進行將近三小時，主要是基本資料的建立，第二天的訪談近四小時，是資料的確認和補充；看似害羞的吳俊誠，其實很能聊，尤其是談起電影事業，更是滔滔不絕，而父親吳義垣，也是很健談，出生日治時期的他，有著身為父親的「威嚴」，而對於每件事情的發生時間總是能清楚說出，這點對於口述歷史的進行相當方便。

出發之前已經做好基本資料的搜集，以及問題大綱的擬定，訪談的過程雖然以「閒聊」方式進行，但總能適時的拉回問題的軸線中。

不過，還是遇到了一些問題，包括只有兩天的口訪，如何問到齊全的資料，而在這有限的時間內，資料要搜集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完善呢？問題意識又要如何形成？又，兩天的口訪其實聊的相當愉快，只是聊著聊著就到了用餐時間，這時該如何處理才能兼顧禮貌與口訪

目的呢？而「職業報導人」的訪問方式也是需要學習之處。

## 附錄一：訪談大綱

### 全美戲院訪問大綱

#### 一、經營者個人資料

1. 姓名、性別、年齡
1. 家庭狀況
2. 為何接下戲院？
3. 接下戲院之前的工作為何？
4. 經營戲院的想法？

#### 二、戲院資料

1. 創建於哪一年？地址為何？為何選擇永福路的”冷門區”？
2. 創建時期的規模為何？（幾廳？幾張椅子？什麼樣的椅子？）
3. 創建者？歷任經營者？
4. 戲院名稱的變化？

#### 三、戲院營運

1. 在早期跑片的時代，如何獲得”第一手”的播映帶（金錢？關係？）
2. 票價的變化？
3. 台南市戲院的過去與現在？
4. 台南市各戲院播放電影的類型比較？（布袋戲、歌仔戲）
5. 影歌星登台的方式與趣事？
6. 早期電影公司和戲院配合的情形？（邵式．．．）
7. 影片播放內容的轉變？（日片、台語片、國片、洋片）
8. 從首輪片到二輪片的轉變？為何要播二輪片？內心會不會爭扎？
9. 戲院最興盛的時期？
10. 戲院最沒落的時期？
11. 電影宣傳的手法？（廣播、貼廣告）
12. 以前到現在的營業額變化？
13. 未來展望：電影博物館

#### 四、戲院相關商業活動

1. 小販要進入戲院賣東西的”規矩”有哪些？（要不要交錢？關係？）
2. 畫板師傅的來源？如何配合？

#### 五、觀眾

1. 觀眾群為何？（年齡、性別、職業）
2. 不同電影類型觀眾群的轉變？
3. 感人的小故事（相親、戀愛的戲院、慶祝的戲院、求婚的戲院）

## 附錄二：全美戲院背景資料

<http://www.epochtimes.com/b5/6/6/23/n1361062.htm>

在 70 年代，李安背著書包在全美戲院看著無數美國八大影片公司製作的好萊塢經典電影，奠定日後啓迪靈感、揚名世界的基礎。相信生於 50、60 年代的台南人對全美戲院多懷有一份深刻的感情和美好的回憶。

美國知名媒體專題報導「從台南到美國的李安傳奇」，其中特別介紹台南全美戲院的屋簷下出現了一位國際大導演李安。據李安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全美是他學生時代最常造訪的地方。當年，就讀台南一中的李安，經常背著書包到專播二輪片的「全美戲院」看電影，尤其特別鍾愛美國八大電影公司的電影，並在此孕育他的電影夢。

回顧當年電影最風光的時代，全美戲院老闆吳義垣頗為得意的表示，當時美商如聯美、環球、華納、米高梅等八大公司的片子，全美戲院都有獨家放映的光榮歷史。尤其「007」系列電影、經典大戲如「亂世佳人」、「羅馬假期」、「鐘樓怪人」、「兩小無猜」等，觀眾百看不厭，場場爆滿，帶給台南影迷許多美好的時光。由於戲院競爭激烈，民國六十年，吳義垣聽從一位戲院經理的建議，將全美轉型成播映二輪洋片，兩片同映，並優惠票價，只收六元，此舉讓全美成為全台買一張票，可看兩片二輪片的發源地。推出後吸引了許多影迷捧場，特別是學生；每到周六下午（彼時尚未有周休二日），成群穿著制服、背著書包的學生，把腳踏車一放，就迫不急待湧進戲院，彷彿參加一場盛會似的。雖然放映的是二輪片，但選對影片，照樣賣得嘎嘎叫。吳義垣說，有一次他挑了一部國片「江山美人」，再加一部美國喜劇片「金龜車」，結果連演一個月還下不了片。

「二部同映」並非絕對的誘人，搭配得宜才能招來觀眾。吳義垣指出，不能把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片子擺在一起。有人喜歡文藝片，有人喜歡動作片，有人喜歡恐怖片，有人喜歡趣味片，如果一片喜歡，另一片不喜歡，觀眾不覺得佔到便宜，要兩片都喜歡才會覺得值回票價。吳義垣站在觀眾立場的排片原則，不但使得全美戲院挺過層層打擊，屹立迄今，甚至聞名全省戲院界。

吳義垣為台南市人，生於民國 18 年。他表示，非常珍惜能夠完成台南高商的學業，對老師的教導銘記在心，一生「勤儉」，腳踏實地，努力工作。從經營電影院開始，每部片子他必先親自看過，並做選擇，久而久之對電影藝術有了深入的了解，產生熱愛，同時也體認到電影對社會大眾的教化責任。

吳義垣的次子吳俊誠表示，6 年前曾舉辦的張作驥影展，激發了他們的熱情，重新思考戲院的定位，並且實際從各方面去努力創新。其中包括舉辦南方影展、國片影展（發掘出「無米樂」、「南方紀事」），發行印有手繪電影看板的具明信片戲票。因「臥虎藏龍」成名的李安沒有忘本，曾經 2 度帶著家人回到老戲院重溫舊夢。他除了參與「臥虎藏龍」簽名會以及「綠巨人浩克」座談會，還跟台南一中學弟及台南鄉親，分享拍電影心得。李安屢次獲獎，台南鄉親深感與有榮焉。今年的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為了讓更多的鄉親分享李安獲獎的榮耀，全美戲院特地安排了一場「露天頒獎典禮」，同步看頒獎實況分享李安獲獎的喜悅。

最近，全美戲院更結合政府部門、學術單位、文化工作者與媒體，集思廣益醞釀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據吳俊誠的初步構想，全美戲院將成立「府城電影資料館」，提供給有志從事本土影像製作的青年學子一個發表、行銷的場所，引發民眾對生活記錄影片的興趣。他希望，藉由經常舉辦舞台劇表演、音樂發表會和電影討論會，提供民眾玩藝術的空間與資源，讓美學真正落實在市民的生活中，提升府城人的文化藝術氣質，培養下一個李安。

台南市最繁華的地區在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的中西區，全美戲院就在赤崁樓附近的永福路上，由當時的台南富豪歐雲明建於 1950 年，原名為第一全成戲院。與延平戲院、南都戲院、民族戲院為台南市較大的戲院。另外在中正路上有大全成、小全成兩家戲院，同為歐氏所有。1969 年初，第一全成戲院轉賣給歐雲明的妹婿吳義垣，整修後改名為全美戲院，為首輪電影

院。民國 1984 年小全成戲院亦為吳義垣所購，改名為今日戲院。大全成戲院由於經營不善，1971 年租給千大百貨獲利頗多，後來發生火災，改建為現在的精品街。今日戲院亦改裝一樓為精品街，二樓為戲院。

吳義垣表示，電影事業一向起伏如波浪狀，幾年好幾年壞。從景氣好的 70、80 年代歷經錄影帶、MTV、第四台、電腦網路、VCD、DVD 一波波的衝擊，曾一次次的重挫，尤其近 5 年來，盜版的猖獗，非法上片之快，使得電影事業更跌到了谷底。一路下來，不但關閉了大半的電影院，即使各戲院紛紛改型分成很多小廳，仍然難以為繼。吳義垣說，全美戲院在不賺錢的情況下能挺到現在，完全是出於一份對電影藝術的熱愛，一份服務的熱忱，一份對鄉里的回饋以及對未來抱持著一份希望。

對電影院最早的印象是民國 50 年，6、7 歲時在鄉下看電影。不管是西洋片或是國語片，銀幕旁的擴音器會慢個幾秒鐘傳出台語翻譯，雖然翻譯的聲音總是音調平平的男聲，不過只要眼睛牢牢盯著銀幕，並無礙於融入劇中，反正心裡知道他的意思就夠了。電影放映前按照慣例要先唱國歌，一方面覺得歌詞配上影片很好看，一方面很興奮電影就要開演了，所以唱國歌時我總是立正、站好、大聲唱。唱完後等出現「請坐下」的字幕才乖乖坐下，否則會覺得不尊重國家，當時很有愛國思想。假日全家去看電影是最棒的天倫樂，一般不僅是看場電影，還有許多附帶的享受。譬如，帶零食進場，邊吃邊看。看完電影出來通常不是馬上打道回府，父母會帶著孩子們到附近嚐嚐小吃或買些東西，然後輕鬆鬆的逛回家。

一路上，小孩們不停發表感想、討論劇情。回到家，仍然帶著濃濃的情緒沉醉在感人的情節裡，彷彿多說一遍就多看一遍電影似的，整個劇情牢牢的記在腦海裡。就寢時，恨不得明天趕快到來，好一大早到學校找好朋友分享。於是第二天在同學的包圍中，鉅細靡遺的講述電影故事成了一件既得意又快樂的事。小時候最愛看電影院玻璃櫥窗裡的劇照了，即使沒有錢進去看電影，仔細欣賞劇照，多少也可以揣摩一些劇情來。不用花錢就能賺到快樂，真好！所以只要經過電影院門口，必定停下腳步流連一番。如果是看完電影走出戲院門口，也喜歡再看看海報、劇照做一番印證和解讀。十字路口高高掛起的手繪油畫巨型電影看板，常常吸引路人的目光。等紅綠燈時，我會暫時神遊其中，然後帶著不自覺的愉悅繼續下一段行程。

全美戲院是許多台南人共同的回憶，更是第 2 代掌門人吳俊誠導演夢的延續。台南一中畢業的他，因耳疾放棄夢想，繼承家業，沒想到電影不景氣、財團影城進駐，老戲院的生意從風光變晦暗，殘喘的電影夢即將散場。他心有不捨，留住老元素：手繪油畫看板、老建築；迎合新的潮流：換新座椅、音響、重新粉刷，提供藝術電影表現平台、結合地方文化，為老戲院尋生機，拒絕成為《新天堂樂園》。他為自己的美夢，找到存在的新樂園。

台南市「全美戲院」老闆吳俊誠，從倉庫翻出 1989 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新天堂樂園》泛黃海報，介紹故事情節。他心有戚戚焉地說：「『全美戲院』差點因時間的摧殘面目全非。」全美戲院現有建築物在 1950 年完工，初期稱為「全成第一」戲院，1969 年吳俊誠的父親吳義垣接手後，改名「全美」，當時的台南有 50 家左右，是全台戲院最多的城市。1971 年起，戲院轉型以播映 2 輪洋片為主，以 2 片同映優惠售票，成為全台 2 輪片發源地。今年 43 歲的吳俊誠形容當年盛況：「60、70 年代輝煌時期，戲院爆滿，每天有 2000~3000 人排隊等著看電影。」《真善美》、《金龜車》、《法櫃奇兵》伴他成長，泡在電影院的童年，他開始編織著導演夢。內憂外患 小幅改革

挾著台南一中學歷，他準備考藝專圓夢，卻因耳鳴怪疾，四處投醫、求神都無解，吳父藉機勸退：「我們有那麼大的電影院給你管，哪一定要當導演？」從此，他以呵護全美戲院為使命。「過去戲院都會發放招待軍警的貴賓券，但外商影城破壞了這個不成文規定，打亂了整個生態。」走過錄影帶、MTV、無線電視 3 次衝擊，又遇上盜版猖獗、網路萬能、電影不景氣，以及標榜豪華的大型影城紛紛成立等內憂外患，老戲院倒的倒、拆的拆。全美戲院每月虧損 10 萬元，有如風中之燭。7 年前，吳父本想結束戲院生意，守候 20 多年的吳俊誠不忍父親收回他的夢，他說：「李安的成就，就是我想圓的夢，多麼希望有一天能邀請他來。」

台南一中學長李安站上國際舞台，吳俊誠難掩心中悸動。

1999年，他們在有限的經費下，進行小幅度改革，700個座位的單廳隔成2廳，雖各只容納220人與330人，但可多提供2部電影，增加消費者的選擇性。

他們還改善內部天花板、洗手間，粉刷老舊牆壁，並把使用了近20年的木製座椅全數換成舒適的軟墊椅。同年《臥虎藏龍》風行全球，剛好2輪上映時間接近農曆年，為搭上便車，吳俊誠的哥哥以台南一中家長會長的名義，邀請回國過年的校友李安，撥空前來戲院重溫舊夢。他說：「全美戲院可是李安的啓蒙戲院，他對《羅馬假期》的印象最深刻。」經過新聞放送，喚起台南人對「全美戲院」的印象。指著手繪的電影招牌，吳俊誠說：「手繪看板與電腦噴畫的帆布，成本差4倍。」為了省錢，傳統看板順理成章成為特色，還因此吸引電影人前來舉辦南方影展，至今已連辦3屆。與導演夢擦肩而過的吳俊誠，也樂得為台灣影壇盡一份心。

去年，他出新招，將手工油畫電影看板結合明信片，製作成限量手繪票，創造話題、帶動買氣，甚至結合武廟建醮活動，賦予文化意義。今天的「全美戲院」，少了一些商業，多了一點點藝術與文化氣息，透過電影的交流，找回台南人的美麗時光，讓許多人回憶起共同經驗，為老戲院找到生存之道，也讓他的夢延續不會幻滅。

很多人攜家帶眷上門看《無米樂》，這張手工彩繪電影明信片可作為票根，供人留念。2輪片的膠卷有時受損，所以吳俊誠除了檢查片子，偶爾也要修補。全美戲院的建築特色在於其巴洛克式風格，但因電影廣告看板遮住大部分門面，所以觀眾不易發現這座老戲院的建築之美。戲院老，服務員也老，為了節省人事成本，這位阿姨身兼票物與餐飲部人員，她已經在這裡工作超過30年了。傳統放映方式用炭棒加熱產生光線，易造成火災，現已改用高溫燈泡打亮。Rola放映機座，從全美戲院開始運作至今。

舉辦活動／戲院建築已有56年歷史，特別舉辦「老戲院、換新瓦、弄璋弄瓦」活動，藉由認養老房子維修活動，延伸話題性。印明信片／利用手繪油畫看板的畫面，限量印製明信片票卡，可供人收藏也可創造話題。手繪看板／所有看板都維持傳統油畫手繪方式，不只可節省成本，還有濃濃復古風。懷舊贈品／過去電影開演前，一定播放國歌影片，事過境遷，這些膠卷還成為特定活動時的贈品，贈送客人留念。展示海報／收藏多年的電影海報，裱框展示。

在推廣藝文活動方面，吳俊誠表現得更加積極，前幾年當他得知台南藝術大學舉辦「南方影展」，廣邀國內外好片及年輕導演的紀錄片參展，即主動協助參與，除了提供有志從事創作的青年學子發表作品的場所外，也希望激發一般民眾對記錄片的興趣，藉由戲院做為橋樑，鼓勵民眾多方參與藝文活動。「南方影展」至今已連辦四屆，與導演夢擦肩而過的吳俊誠愈做愈有興趣。

民國八十八年，李安的「臥虎藏龍」風靡全球，李安趁金馬獎頒獎典禮返台，並回台南探望父母，剛好「臥虎藏龍」二輪影片在全美上映。為了搭上便車，吳俊誠拜託哥哥以台南一中家長會長的名義，邀請李安前來戲院重溫舊夢。結果，李安真的來了。提起全美，李安有數不盡的懷念，他說，全美是他做學生時最常造訪的地方，勤快的就像「走廚房」（台語）一樣，全美也是他做夢的地方。李安並透露，只要全美換片，他就找時間來看，記憶最深的影片有好多部，奧黛麗赫本主演的「羅馬假期」是其中之一。這則新聞透過各媒體的放送，不但喚起許多台南人對全美戲院的記憶，也吸引了其他縣市民眾的注意，想一訪該戲院。「臥」片在全美整整演了108天，創下全美放映二輪片的最多天數。

吳俊誠為戲院付出的心力，贏得許多市民的支持，不少年輕人以全美為約會地點，不時偕伴來看電影。不久前，全美上演了一齣動人的愛情大戲，就讀成功大學資訊系博士班的男主角，為向相戀九年的女友求婚，特別商請戲院老闆吳俊誠配合，安排別開生面的求婚告白。相較於光鮮華美的豪華戲院，全美戲院多了一份濃濃鄉愁般的回憶及人情味，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全美戲院，少了一些商業，多了不少藝術與文化氣息。穿過老戲院，彷彿回到「新天堂樂園」的場景，透過電影的交流，找回台南人的那段美麗的時光，喚起許多人的記憶，吳俊誠為老戲院找到生存之道，也讓他的導演夢繼續延續不會幻滅。

從清光緒三十一年(西元一九〇五年)任景豐先生攝製了第一部國產影片《定軍山》之後，到民國九十四年(西元二〇〇五年)我國電影的歷史將滿一百年。

在民國七十二年電影法未公布之前，我們的觀眾大多不認為電影是文化產業，在他們心目中，電影僅是供人娛樂的商品，而且是用完即可丟棄的消費品。甚至電影從業人員包括製、編、導、演與技術人員也不見得完全認同電影是文化事業，因此，電影從戲院下片後，它的生命就此終止，沒有人會想好好的保存它，這是早年拍攝的許多國、台語片已經消失的主要原因。

三〇年代上海時期的經典默片：《戀愛與義務》(1931/卜萬蒼導演)、《神女》(1934/吳永剛導演)，最早具有寫實主義風格的經典電影《馬路天使》(1937/袁牧之導演)、《十字街頭》(1937/沈西苓導演)、《慈母曲》(1937/朱石麟導演)，以及具有編年史特色的經典史詩片《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蔡楚生導演)，與被多數香港影評人讚譽為中國影史上最佳經典電影的《小城之春》(1948/費穆導演)。

本館所蒐藏的影片，還包括我國第一部動畫片《鐵扇公主》(1941/萬籟天、萬古蟾導演)，政府遷台後的第一部國語片《阿里山風雲》(本片為殘本，1949/張徹、張英導演)、中影農教時期的《梅崗春回》(1954/宗由導演)、五〇年代激勵人心的反共電影《她們夢醒時》(1955/田琛導演)、台灣電影公司政宣片《吳鳳》(1962/卜萬蒼導演)、《西施》(1965/李翰祥導演)等；而至1956~1983年間蓬勃興盛的台語劇情片如《王哥柳哥遊台灣》(1959/李行、方霞、田豐導演)等；七〇年代風起雲湧的武俠代表作《俠女》(1970/胡金銓導演)、《路客與刀客》(1970/張曾澤導演)；李翰祥至台灣建立其夢幻王國—國聯公司出品，引領風騷的《破曉時分》(1968/宋存壽導演)、《冬暖》(1969/李翰祥導演)等；以強調人性光明面為拍攝手法的健康寫實主義作品如《蚵女》(1964/李嘉、李行導演)、《再見阿郎》(1970/白景瑞導演)等；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經濟剛剛起飛時，加工出口區引來大量鄉村勞工，瓊瑤式三廳電影大行其道，《庭院深深》(1971/宋存壽導演)、《雲飄飄》(1974/劉家昌導演)都提供對未來人生的期盼；而後香港與美國好萊塢電影大量入侵本土與東南亞市場，業者只好以台灣特有的軍教片、社會寫實片延續電影命脈，此一時期的影片有《成功嶺上》(1978/張佩成導演)、《大地勇士》(1980/邱銘誠導演)等，也促發台灣新電影的崛起，《光陰的故事》(1982/陶德辰、楊德昌、張毅、柯一正導演)、《悲情城市》(1989/侯孝賢導演)等經典名片把台灣影片帶進世界影壇，我們很榮幸能保存到這些享譽國際大導演的作品。

#### 台南市電影院

統一戲院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三段 167 號 06-2207577

全美戲院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187 號 06-2224726

南台戲院 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 317 號 1 樓 06-2232426-7

台南大遠百威秀影城 台南市中西區公園路 60 號 8 樓 06-6005566

國賓影城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 66 號 3 樓 06-2347166

新光影城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58 號 8 樓 06-3031260

中國城影城 台南市中西區環河街 72 號 3 樓 06-2215110

今日戲院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249 號 06-2205151



## 1 日治時期

## 2 民國時期

2.1 台語電影興起：1955 年，麥寮拱樂社歌仔戲團團主陳澄三與何基明導演合作，拍攝該團的拿手戲《薛平貴與王寶釧》，成為二戰後第一部台語片，一直到 1981 年最後一部台語片《陳三五娘》為止，歷經了二十多年的台語電影時代。根據統計，台語片的總產量將近兩千部，產量最多時一年高達 120 部作品問世。《薛平貴與王寶釧》在當時台灣社會引起大轟動，皆創下當時票房紀錄，[4]，引來一窩風的台語歌仔戲跟拍風。

2.2 健康寫實電影：1960 年代，臺海情勢逐漸穩定，中央電影公司提出健康寫實的製作路線，兼顧歐美寫實主義電影下，聘請李行拍攝《蚵女》與《養鴨人家》兩片。兩片均頗叫好叫座。[2]。60 年代末期，知名導演李翰祥來台發展，並香港電影技術帶進台灣。此階段所拍電影類型除了初期的黃梅調，尚有歷史宮闈片《如西施》及文藝片，其中以瓊瑤原著為藍圖者佔了 8 部。

2.3 胡金銓與新武俠片：1960 年代，香港邵氏公司開始製作新派的武俠片，其中的兩位主要導演胡金銓與張徹後來都來台灣發展。胡金銓於 1967 年為聯邦公司編導武俠片《龍門客棧》締造了絕佳的票房紀錄[5]，從此武俠、功夫、武打類型的電影成為台灣電影的主流之一，直到 80 年代才沒落。胡金銓的電影發揮中國京劇的特色，結合彈簧床與吊鋼絲的特技，運用蒙太奇電影手法，使得武打動作快速俐落，動靜收放形成視覺韻律。

2.4 功夫片興起：1971 年，香港嘉禾公司推出李小龍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及次年的《精武門》均在台掀起一股功夫熱潮，而台灣武俠主流自此就轉化為功夫片、武打片繼續在台灣流行。接著張徹在邵氏公司幕後支持下，於 1974 年率奇子弟兵姜大衛、狄龍等來台成立的長弓公司，也讓功夫武打片，成為當時台灣電影的要角。

2.5 愛國政宣電影：1970 年代中期之後，開始了一段台灣電影的愛國政宣片時期，如《英烈千秋》、《大摩天嶺》、《戰地英豪》、《女兵日記》、《八百壯士》、《梅花》、《笕橋英烈傳》、《望春風》、《香火》、《黃埔軍魂》、《成功嶺上》、《源》、《皇天后土》、《假如我是真的》、《辛亥雙十》、《血戰大二膽》等。除此，較特殊的片種則有如《汪洋中的一條船》的自我勉勵寫實片及如《一個女工的故事》的文藝片。

2.6 學生電影類型：之後，李行、宋存壽、屠忠訓等導演拍了一些如《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候鳥之愛》、《歡顏》等清新的小品。之後，導演林清介則在《一個問題學生》賣座後，連續拍攝相同類型，以學生生活為主題的學生電影，這些類型電影包括《學生之愛》、《同班同學》、《男女合班》、《台北甜心》、《畢業班》等。而這波電影尚有《拒絕聯考的小子》、《年輕人的心

聲》、《不妥協的一代》。此階段學生電影成爲台灣新浪潮電影出現以前的重要台灣電影類型。這些低成本獨立製作方式，也讓新導演有了拍片的機會。事實上，台灣知名導演侯孝賢也在此階段接拍了《就是溜溜的她》、《風兒踢踏踩》等兩部片子。

2.7 台灣新浪潮電影的興起與沒落：台灣電影「現代主義」化，可說是始於三支短片合而爲一的黃春明原著改編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片中另有《蘋果的滋味》、《小琪的那頂帽子》）。除了部分禁演引發的「台灣電影宣言風波」外，中影公司大膽啓用新人拍攝鄉土文學作品，也是確立台灣電影新浪潮的主因。事實上，於《兒子的大玩偶》之前，中影已先啓用楊德昌、柯一正、張毅、陶德辰拍攝了《光陰的故事》，《在那河畔青草青》與《小畢的故事》。這些電影也促成了台灣電影的新風貌，更因票房賣座，讓台灣新電影成爲主流[2]。

《兒子的大玩偶》製作完成後，突破當時台灣政治與電影保守勢力的抵制，於輿論、口碑與市場的支持下，爲往後台灣電影的創作自由創造一片天空。其後，包括侯孝賢、楊德昌、張毅、萬仁、柯一正、陳坤厚、曾壯祥、李祐寧、王童、虞戡平等也確定了以導演爲主；形式新穎、風格獨特、意識前進的台灣新電影。一般來說，此波新浪潮電影中較重要的作品計有《搭錯車》、《風櫃來的人》、《海灘的一天》、《看海的日子》、《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玉卿嫂》、《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我這樣過了一生》、《青梅竹馬》、《殺夫》、《恐怖份子》、《戀戀風塵》、《桂花巷》。該新電影絕大多數是由台灣政府所屬的中影所投資拍攝，主要的推動者爲中影主事者明驥與中高階層的小野和吳念真。此三人，可說是促成台灣新電影的主要功臣，也對當時低迷的台灣電影產生重大影響[2]。在此影響下，台灣業內原本拍攝商業電影的導演見狀，也將此潮流引進商業電影境地，此種以鄉土小說爲類型的商業電影，計有《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在室男》、《嫁妝一牛車》、《孤戀花》、《孽子》等。不過因爲產量畢竟有限，1980年代台灣電影仍以如許不了主角的喜劇，與其他如著賭博片、犯罪片的商業電影。另一方面，因爲香港電影的成功，讓台灣輿論上也開始出現對台灣新電影的批判聲音。以藝術電影爲主軸的台灣新電影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逐漸壁壘分明，此因素，讓集體的台灣新潮流電影方朝終於1980年代末期結束[2]。不但如此，在票房也大爲失利。不過，相對的，此藝術電影，卻同時間大受國際影展與各國藝術電影市場上的歡迎。

2.8 電影圖書館與金穗獎：80年代起，台灣政府新設立了電影發展基金會、電影圖書館（後改名爲國家電影資料館），其功能乃爲保存電影資產及推廣電影欣賞。同一時間，促成設置了金穗獎。以鼓勵動畫、紀錄片、實驗電影和劇情短片製作爲講目的的獎項，也讓台灣電影藉由劇情片、紀錄片、動畫、與實驗電影提拔出相當多的製作人才。

3 解嚴時期：台灣在80年代中葉起，隨著社會經濟泡沫及言論自由的達成，讓導演爲主導的台灣電影，將電影觸角伸向過去禁忌題材，並回顧與探討台灣

近現代社會、歷史與個人記憶。這階段代表作有《刀瘟》、《香蕉天堂》、《童黨萬歲》、《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其中最震撼台灣的莫過於侯孝賢的《悲情城市》。這部片以一九四九年世家各成員經歷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及台灣光復初期的歷程，具體而微地反映台灣人的歷史經驗，不但票房叫座，也在威尼斯影展榮獲金獅獎，使侯孝賢成為國際矚目的知名導演。之後幾年，台灣電影於世界各地大小影展獲得不少得獎紀錄，這使得主管電影業務的新聞局自 1990 年開始，透過電影輔導金來支持藝術電影的製作。2007 年，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獎金補助《刺青》的拍攝工作，以刺青為象徵，探討愛情、親情、友情及女同性戀。

4 走向國際：進入 21 世紀，台灣電影人在選角、攝製等方面更多的走向國際，與香港、澳門、中國的电影同業員共同製作，例如 2007 年的《生日快樂》是香港電影，改編自台灣女演員劉若英的作品《我想跟你走》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說《Happy Birthday》，劉若英本人並擔任主角。而《刺青》一片亦加入出生於葡屬澳門但以香港為演藝基地的女演員梁洛施作為其中一位主角。所以，不能單單以台灣電影票房論斷台灣電影衰落。

## 施施入扣—施氏宗祠與六姓府專訪

### 第四組

督導：陳靜寬小姐、黃晉芳先生

組員：幸玲、慧君、育民、純菁

主角：老里長伯施至仁先生、施義修先生

### 一、六姓府與施氏宗祠之關係

六姓府位於今海安路二段 79 巷 32 號，主要為施姓宗族所祭拜的神廟；而施氏宗祠位於今六姓府旁，主要供奉施姓宗族的先祖，現在提供宗親會祭祖、聚會的功能，在春冬兩季會舉辦祭祖，還有一些節慶活動，像是五月節捏炆仔、包粽子，或是煮豆花、擔仔麵來請客。

就受訪者里長施至仁先生的說法，六姓府的淵源，在於里長的阿祖來台灣時免不了都有請神尊護衛，登陸之後，隨船的神明也就由施姓祖先負責祭拜。祭拜之後，族裡的人都覺得很平安（有得到神明的保佑），日後慢慢也有外姓的人前來祭拜，於是施姓祖先就蓋了間茅草屋安奉神明。六姓府自咸豐八年興建，一開始時只是茅草搭建的小屋，直至後期方有石材建築，甚至是水泥的建材。

六姓府的主神是順王爺，至於順王爺的本名施里長並不清楚，只知道一位十三王爺是姓施的，也是他們所拜的主神，相傳十三王爺本名叫施全，是岳飛的結拜兄弟，排行十三，岳飛被秦檜害死之後，施全不服，於是躲在橋下準備刺殺秦檜，但是秦檜騎的馬很有靈性，知道橋下有躲人，便不過橋，站在原地哀鳴，秦檜於是派兵下橋搜索，施全便被抓住處死。施全死後有他的崇拜者將他供奉起來拜，每年農曆六月十五就是祭拜施十三王爺的日子。

清時渡海來台的施氏者，出門在外難免有病痛生死，死在異鄉後旁人幫忙打理後事，於是就替他尋找親族，最後找到台南蕃薯港這個施姓的大本營來，施姓先祖就在當時六姓府之後再蓋一間茅草屋，安置這些神主牌。之後有中部姓施的學者，是個做官的，叫做施學賢，他來到台南時，看到這個情形，就由他提議，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連海外都有人去募集，要在台灣蓋一座祠堂，讓大陸過台灣的亡者有一個寄託的所在。

### *六姓府與臨濮堂施姓宗祠*

當時由施學賢所倡導興建的施姓宗祠，原先計劃建於鹿港，就施里長的說法，因為當時鹿港施姓務農的比較多，財力比較薄弱，所以不夠能力，剛好我們台南這邊有錢有地，加上提倡興建之際正值日據時期，當時的日本政府並不同意興建，於是施姓族人趁此六姓府重修之時加蓋於旁，所以祠堂的全名是「台灣臨

濮堂施姓大宗祠」，加上台灣二字，是由於捐款者來自台灣各地之故。

## 二、施至仁先生的生命點滴

施至仁，正德里連六任里長伯。昭和 11 年生，祖先來台結婚定居，先以船商為業，後因風災「台江事件」，帆船全被吹毀，改行雜貨批發商一順興號，日治期父親吸食阿片，家業漸衰，父親過世後，由母親接管生意，但維持不久便結束了店面。光復前一年母喪，由較長之兄姐養育成人。

據施姓宗祠內的族譜記載，清朝台南蕃薯港的施姓有三支：1、岑江支一住米街（新美街），開五穀雜糧行；2、晉江錢江一（鹽商）施總，改營薪炭；3、錢江穆遠、子埕：船運業。而施至仁先生之祖來自晉江支；施亦說明本宗施姓與施琅一宗並無關連；而將軍鄉的施姓一脈，其本姓郭，於南遷至福建時為融入當時較大的施姓宗族而改姓，後來有些到南洋，一些越台灣海峽到台南及鹿港二地各自發展，屬臨濮堂號的台南施姓經營小生意，鹿港則多務農。日清簽下關條約割台灣給日本，風聞日人要來滅施姓族人，導致許多逃離本居地到山區與原住民通婚（例廬山的施姓），有些改成他姓，至後才改回施姓。

在施先生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因值白色恐怖時期，他目睹了一個人活生生在眼前被槍決的畫面，是一段相當深刻的記憶。以下為其記述：

我大約八、九歲的時候，那時候我讀明治，就是現在的成功國小，那時候有人說陳水螺（意指敲警報器）的時候就要戒嚴，還沒戒嚴的時候，我在南門看見長榮中學的學生，拿著扁擔、鋤頭、木劍等等的武器，見到外省人就砍就踢就打，是我們（台灣人）先打人（外省人）的，外省人被打得很慘。到正規軍（指的應該是國民黨軍隊）來的時候就戒嚴了，正規軍來了之後就抓主導者，殺了很多人。戒嚴的時候，水螺（警報器）吹下去，我們就要書包背著回家去。光復的時候，陳儀帶來的八路軍（因為陳儀是共產黨，里長伯的理解）根本是乞丐軍，穿草鞋，身上背著包袱、鍋碗，或是用扁擔挑著行李，我們以前看習慣日本兵比較規矩，比較正規的隊伍，很整齊的一排排前進，現在看到中國兵一個接一個散漫的走進市區的樣子，很不習慣，以前日本兵也不會走進市區，進市區都是坐軍用卡車。正規軍來了之後，就抓主導者，一個湯德章律師也被抓去槍斃，我正好有看到，他被軍用卡車載到民生公園，我正好走到氣象局的那個轉角，就被擋住不能過，

我看到湯德章被上背了一個以前人家要被砍頭時背的木牌，軍人叫他跪下，就「碰碰」開了兩槍。後來陳誠的部隊來了，有些台灣人就向那邊靠攏，向官方密告跟自己處不好的人，害死很多人。我是不太會害怕這種啦，以前日本時代有躲過空襲，炸彈向下雨一樣從天上掉下來，死人看得多了。

### 三、施里長看海安路地下街

施先生前後任了六屆里長，在服務民生方面有許多經驗與看法。在當時蘇南成作市長之時，即欲開發海安路的地下作為停車場之用，不過受當時議會的阻止，即中斷了此工程；至施治明任期，便想將海安路地下發展成地下街，施里長認為原先海安路路面過小，也贊成開發海安路，據施的說法，海安路地下可拓展為五層，最底為地基，下兩層作停車場，一層作商業地下街，在他的想法裡，只要設備好，大家就會下去逛。而且這有助於海安路的商業發展，大家都是樂見其成的。對於有其他聲音說海安路地下積水的問題，與工程經費的質疑問題，施均表示無奈，施里長對此開發的看法，皆抱持著正面的態度。

#### 一般常民看海安路

Q：請問你對海安路地下街的看法如何？

A：感覺很不好。我覺得沒有實際的價值意義，因為原先海安路的設計就不是照著地下街來設計的啊，而且它這個計劃本來規劃就有問題：海安路被這樣一分為二，不管是地面上或是路面前後，說地上這樣設計好看啦，但地底下就一團糟啊，海安路前半段很繁榮很熱鬧，但是後半感覺就很荒涼。我覺得政府沒有誠意要解決啦，說要發展，也幾十年了，還不是一樣就丟在那邊？和百姓說一套作一套啦，再說啦，海安路真的有那麼大的商機嗎？大家還不是過來買個小東西之後就走了？

### 四、小結

以短短一天半的田野調查，實際上能口訪出可用的資料並不全面，在整理資料之餘，我們發現尚有許多關於宗祠與地方社會的問題，以及從口訪中得到的片面資訊，可再去深入了解與研究者；但做為口述歷史研究的實際演練操作，我們還是從中看到了可供利用與再研究的資料價值：

〈一〉、口訪過程中，因施里長為現六姓府之管理者，而施氏宗祠之管理委員又是另一人，於是我們幸而能得到兩方的說法；但事實是六姓府與施氏宗祠並無關係，由一些枝微末節中，我們更側面了解到兩者的互動是極少，甚至有相衝

突的情形，六姓府大多為施姓宗族所祭拜，宗祠與廟之間理應有更密切的連結，除了祭祖與特殊節慶時間，似乎看不出宗祠與神廟在凝聚宗族意識方面，有何特別的意義與功能。

〈二〉、再者，六姓府除了假日，其餘時間皆不對外開放，訪問了居住在六姓府附近的鄰居，對六姓府的認識其說法亦與施里長所言不同，表示除了施姓，其他人對六姓府均不關心，反倒在六姓府前的聚宋宮(拜紀王爺等，同樣以保庇護海有功而受拜)，其與當地人的親近性較強。

〈三〉、就對於海安路發展一事，我們清楚看出「官方」與「常民」的兩套說法；不僅能理解上與下理念的不同，更讓我們深刻地看到施作為一「官方代表」，一個政府基層人員的面孔——一種傲視的表現。這無論是在海安路一事的說法中，甚至在六姓府與施氏宗祠的話題裡也表露無遺。

## 五、心得

參加這次的口述歷史工作坊，在課程上學到很多口訪的方法，在實際演練上也能從中獲得很多相關資訊，是一進入口述歷史研究很好的入門方式。科大衛教授在講課中特別提到得注意報導人的性質，我們可以理解這次主辦單位的苦心，所連絡的報導人皆非第一次接受訪問，但這是否也增加了我們這些「新手」對於口訪，所能得到資料可用性的困難度？或許這更是我們應該去克服並找出更多可用資訊的過程。由此我們可知口述歷史是一門「淺入深出」、入門簡單但專精困難的學問，我們可從口訪中得出更多更有趣的研究議題，但是要繼續深入追蹤下去，可能會碰到的問題會更多更複雜難解；這或許是口述歷史既迷人又棘手之處吧。

附錄 (以下為這次田調的訪問稿)

第四組—正經小八卦報導

督導：陳靜寬小姐、黃晉芳先生

組員：幸玲、慧君、育民、純菁

第一主角：老里長伯施至仁先生

施義修先生

起初是我(里長伯)阿祖過台灣，當時乘坐的船上，免不了都有請神尊護衛，登陸之後，隨船的神明也就由施姓祖先負責祭拜。祭拜之後，族裡的人都覺得很平安(有得到神明的保佑)，日後慢慢也有外姓的人前來祭拜，於是施姓祖先就蓋了間茅草屋安奉神明。我這一脈的施姓祖先原本是來自於福建福州晉江的南沙



崗，當地也有一間同樣名為六姓府的廟，施姓族人在大陸時就已經是該廟的信徒。六姓府從一開始時只是茅草搭建的小屋，到我手上的時候已經是石材建築，我再將它翻修成整間都是水泥的。古早的建築，要用到磚頭來蓋房子，多半是做官的，或大戶人家，才有辦法。一般的建築則是用咾咕石，當初在翻修的時候，牆壁打下來都是一塊一塊的咾咕石。後來看西街的南沙宮也來我們這裡分香過去拜，看西街那邊都是木材行，以黃姓居多，所以分香過去的廟，主神是姓黃的，我們這裡的主神則是順王爺，順王爺的姓氏是什麼我也不清楚，但我們六姓府裡是有一位十三王爺是姓施的，也是我們拜的主神。六姓府一年有兩次大拜拜，一次是正月十五，一次是六月十五。正月十五是拜天公，這是每個廟宇都一樣的，六月十五就是拜姓施的十三王爺。相傳十三王爺本名叫施全，是岳飛的結拜兄弟，排行十三，岳飛被秦檜害死之後，施全不服，於是躲在橋下準備刺殺秦檜，但是秦檜騎的馬很有靈性，知道橋下有躲人，便不過橋，站在原地哀鳴，秦檜於是派兵下橋搜索，施全便被抓住處死。施全死後有他的崇拜者將他供奉起來拜，就一直流傳到現在。拜他的原因是因為忠義兩字，他施全對國盡忠，對兄弟有義，所以才對他敬拜。這個六姓府是在咸豐八年起建的，那時候一起過台灣的施姓族人，有些就出外打拼討生活，出門在外難免有病痛生死，人死在異鄉，旁人幫忙他辦理後事，最後就剩一個神主牌，但神主牌旁人也不能幫他祭拜，於是就替他尋找親族，最後找到台南蕃薯港這個施姓的大本營來，先祖就在六姓府的茅草屋後面再蓋一間茅草屋，安置這些神主牌。這時候已經有了祠堂的概念，不過還沒有正式成立。之後有中部姓施的學者，是個做官的，叫做施學賢，他來到台南時，看到這個情形，就由他提議，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連海外都有人去募集，要在台灣蓋一座祠堂，讓大陸過台灣的亡者有一個寄託的所在。本來祠堂是要建在鹿港，但是以前鹿港姓施的是務農比較多，台南姓施的則是經商為多數，.....

【錄音檔 07:46】

祠堂（組織的活動）31:24

我們春冬兩季會舉辦活動，活動主要是施姓宗親大家來到祠堂祭祖，這些活動到現在一直都還有在繼續。還有一些節慶活動，像是五月節捏尪仔、包粽子，或是煮豆花、擔仔麵來請客。

#### 六姓府與施姓宗祠的關係

六姓府的管理與施姓宗祠現在已經沒有關係了。六姓府現在的管理者是我，這個廟算是祖先傳下來的，傳到我的時候，官方有問說是不是要由我繼承，登記在我的名下，我說不要繼承，產權歸神明，當作公廟，由我來管理就好。因為如果登記作私廟的話，就要繳地價稅、營業稅各種稅，像我們的祭祀公業和祠堂，就要交稅，一年的稅金就要繳幾十萬。

現在這個宗祠算是全國性的，不是只有台南地方的施姓族人有人在拜。當初也是全台大家一起出錢出力蓋的。但是也不是所有姓施者都會來祭拜，大概一百個裡面有一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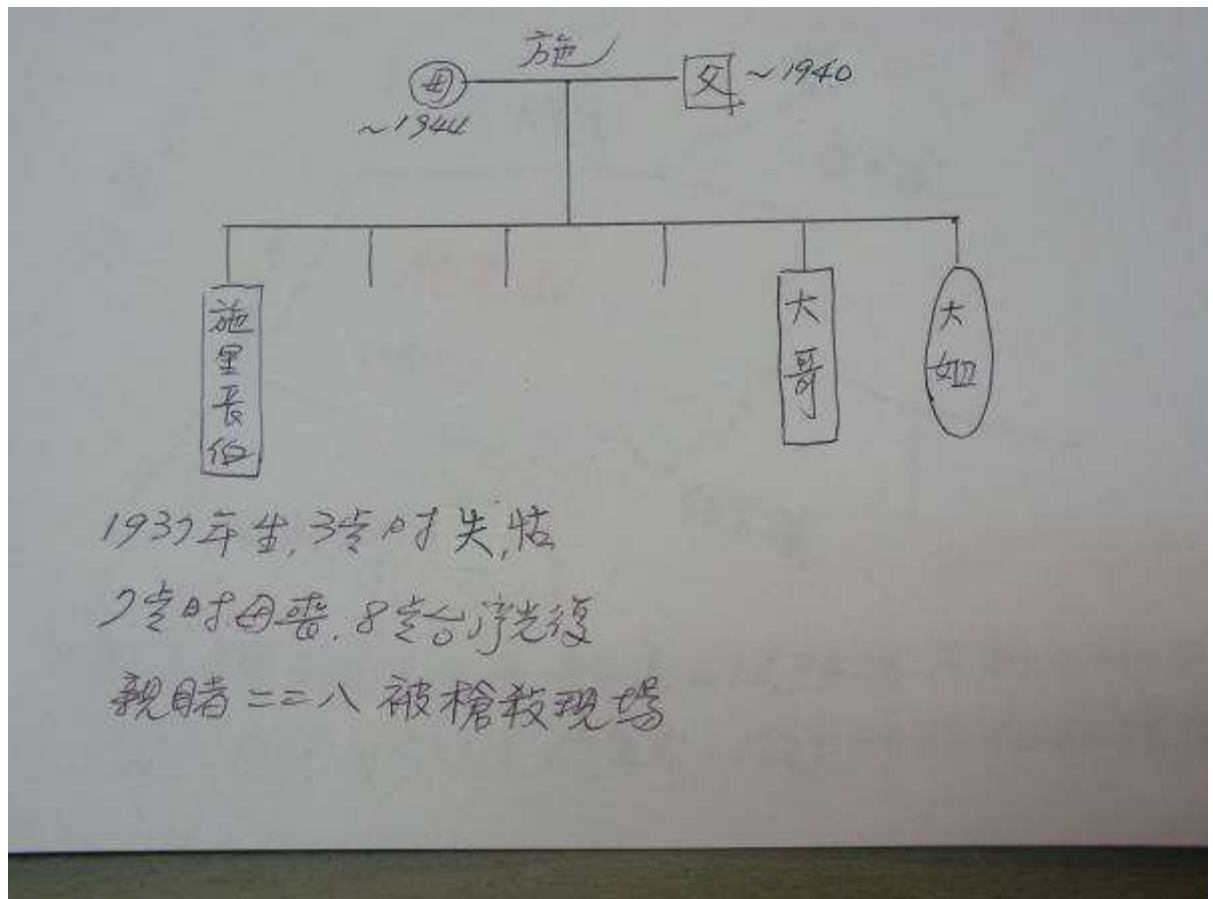
（這裡接最前面一段）施姓族人發動要建宗祠的時候，因為鹿港施姓務農的比較多，財力比較薄，所以不夠能力，剛好我們台南這邊有錢有地，以前曾經出錢出地的那些施姓者，現在就供在我們祠堂正中的旁邊，這些人裡面有我的阿公、伯公，還有我的叔叔，一個神龕才四、五張相，我們家就佔了一半，可見我們家在當時的影響力。當初建祠堂的時候，是借用廟的名義，因為當時日本人不讓我們建祠堂。我們祠堂的全名是「台灣臨濮堂施姓大宗祠」，所以冠上台灣的名，是代表我們的捐獻者來自全台灣各地。【錄音檔 01:17:47】

#### 里長伯講海安路地下街

海安路（地下街）的由來是由我這裡產生的，蘇南成當市長的任內，我在作里長，蘇南成要開發這條海安路，那時候海安路大車（應該是指卡車）出入很多，海安路又小，大車經過造成震動，對旁邊的居民造成很多困擾，所以才有開發海安路的想法。為了要配合開發，我們施家莊還放棄了一些祖產地，退到現在的海安路邊。不過在蘇南成任內並沒有完成海安路的開發，議會有阻擋，是議員受民眾的

拜託而阻擋的，有聲音說沒那個經費不要作那種工程。蘇南成那時候的想法是開發海安路的底下來作停車場，因為那時候台南市沒什麼停車場。後來開發案成案的時候，經費其實是來自中央，預算是四十億。到施治明的手上，開發也還沒完成，只做到大略的規模（kam-gua），挖好地基而已，那時候大概花了二十多億，有人傳聞說施治明貪污了幾百億，可是對照實際的預算，就知道那只是傳聞。那時候工程的大包商是陳啟禮，他是做爬線（%）的，做一百趴領一百趴，做五十趴領五十趴，所以政府其實沒賠到什麼錢，沒有多給他領去。他欠了小包商幾千萬，就偷渡出境了。我在里長任內的時候，就認為海安路太小，沒開發不行，那時候市內的其他路都有在開發，我就發動這裡的居民，開發路時被拆的住戶、店頭，有權力優先購買地下街的店面，我會有地下街的構想，是因為政府招待我們出國考察，去到日本和香港，那邊都有地下街，我就覺得我們也可以來做，而且還可以配合捷運系統，那時候有開過會，說海安路會有一條捷運路線，連到海安路跟中正路交叉地方的總站，要做捷運系統一定是要在地下，在地上的話，會影響到附近的居民。那我們就有念頭說，現在不挖，以後也是要挖，學者跟政府也都是這樣想。不過也有反對聲音說，海安路這裡是淤積出來的，地質不好，但是地質的問題應該是有辦法以專業來克服的，日本也可以我們也可以的，日本也是島國。有共識之後，就決定開始開發了，我的責任就是協調路邊的民眾，整條街四百多戶，我一戶一戶的去拜訪，拿說明書給他們看，讓他們蓋章同意。有了住戶的同意後，我就去找施志明市長，我算是施治明的助手，從他選省議員開始就幫他助選，所以在他面前說話有力量。那時候我去了市長室，同時還找了民政局、建設局等等的官員一起開會，說我的構想，我的構想是，海安路地下街要挖五層，第二層做地下街，三四層做停車場，第五層是地基。就有人問說，高雄的地下街就失敗了，我們怎麼還要做？高雄的地下街是一個公園的地底下，我們是整條路，比較方便，而且只要設備好，大家就會下去逛。我們也有跟住戶和建築師溝通，希望住戶出錢興建地下街的店面，一個店面大約兩百萬，這大家也都出得起。但是兩百萬買的不是全部的產權，是五十年的使用權。投資兩百萬可以五十年賺個幾百萬，大家也都很樂意。可是後來有些人在煽動，說會做水災，還說在地面上生意已經不好做了，到地下怎麼可能會好做。人們其實是比較喜歡繁華的、集中的地方，如果下面有人下去，大家也會跟著下去參觀、遊玩。工程進行到三分之一，政府開始一清專案，陳啟禮受到一清的影響，要被抓去關，陳啟禮於是捲款潛逃。小包商沒領到錢，就跟政府抗議，不施工了，工程就開始亂七八糟，給人觀感不好。當初同意興建的周邊四百多戶後來只有兩百多戶把錢拿出來，另外有兩百多戶放棄這個權力，為什麼會要放棄呢？因為後來政府公佈的承租金額是五百萬，這五百萬是表示所有的建設經費都要由人民來出，這跟本來居民只負責投資，公共設備由政府完成不一樣，這使得這個計畫就流產了。後來換政黨執政，計畫又改變，變成只蓋兩層，一層商店街一層停車場，路面上改成觀光區。【錄音檔 50:04】

### 里長伯的生命片段



連六任里長伯，昭和 11 年生。祖先來台結婚定居。先以船商為業，後因風災「台江事件」，帆船全被吹毀，改行雜貨批發商—順興號，日治期父親吸食阿片，家業漸衰，父親過世，母親接管生意，不久結束商業。

光復前一年母喪，由較長之兄姐養育（三男三女光復後尚活著的有半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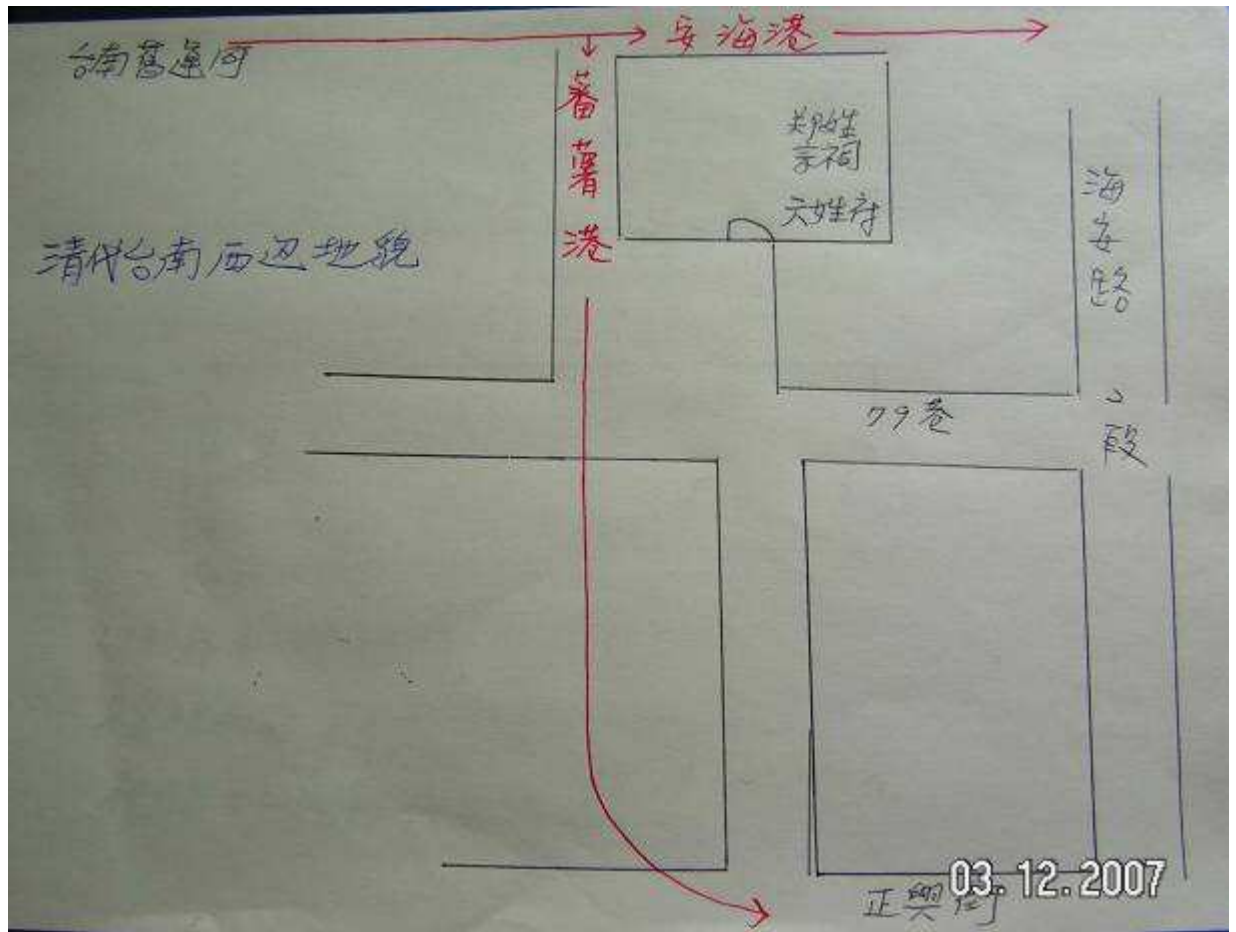
二二八時依親住東門附近，親眼目睹犯人被槍決...

年輕時後備軍人幹部工作，後由上層推薦，參與競選連任六任里長職。海安路地下街開發自始參與，隨團去日本考察認為可行，即奔走聯絡...

清國時來台南住蕃薯港施姓有三支：

1. 岑江—住米街（新美街）--開五穀雜糧行
2. 晉江錢江（鹽商）施總--改營薪炭
3. 錢江穆遠、子埕—船運業

（帶晉江 17-18 堵南沙岡地方族人，並同帶六姓府千歲爺，咸豐 8 年在蕃薯港建廟奉安）



里長伯介紹施姓宗祠周遭之古地貌



原以為台南施姓與將軍鄉施琅同脈，經訪問知完全無關係，亦無互動。此脈施姓原為郭氏，南遷至福建，有更早到沿海之施姓勢力大如小王，郭氏族人就依附改姓施。後來有些到南洋，一些越台灣海峽到台南及鹿港二地各自發展，屬臨濮堂號的台南施姓經營小生意，鹿港則多務農。日清簽下關係約割台灣給日本，風聞日人要來滅施姓族人，導致許多逃離本居地到山區與原住民通婚（廬山溫泉區），有些改成他姓，以後亦有改回施姓者。



【台南市政府—舊城風華—五條港文化園區，56頁】



咸豐8年，祖先來台帶來六姓王爺，搭草茅奉祀使族人平安。各人士農工商，總會身苦病痛，有人客死等待落葉歸根，則另蓋一茅屋置放骨灰罈。後重建為咾估石材，日治期重建為磚造。

## 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我大約八、九歲，那時候我讀明治，就是現在的成功國小，那時候有人說陳水螺（？）的時候就要戒嚴，還沒戒嚴的時候，我在南門看見長榮中學的學生，拿著扁擔、鋤頭、木劍等等的武器，見到外省人就砍就踢就打，是我們（台灣人）先打人（外省人）的，外省人被打得很慘。到正規軍（指的應該是國民黨軍隊）來的時候就戒嚴了，正規軍來了之後就抓主導者，殺了很多人。戒嚴的時候，水螺（？）吹下去，我們就要書包背著回家去。光復的時候，陳儀帶來的八路軍（因為陳儀是共產黨，里長伯的理解）根本是乞丐軍，穿草鞋，身上背著包袱、鍋碗，或是用扁擔挑著行李，我們以前看習慣日本兵比較規矩，比較正規的隊伍，很整齊的一排排前進，現在看到中國兵一個接一個散漫的走進市區的樣子，很不習慣，以前日本兵也不會走進市區，進市區都是坐軍用卡車。正規軍來了之後，就抓主導者，一個湯德章律師也被抓去槍斃，我正好有看到，他被軍用卡車載到民生公園，我正好走到氣象局的那個轉角，就被擋住不能過，我看到湯德章被上背了一個以前人家要被砍頭時背的木牌，軍人叫他跪下，就「碰碰」開了兩槍。後來陳誠的部隊來了，有些台灣人就向那邊靠攏，向官方密告跟自己處不好的人，害死很多人。

問：二二八事件的時候你八、九歲，看到那個局面會覺得害怕嗎？

害怕是不會，以前日本時代有躲過空襲，炸彈向下雨一樣從天上掉下來，死人看得多了。【錄音檔 01:31:05】



#### 第四組—正經小八卦報導

督導：陳靜寬小姐、黃晉芳先生

組員：幸玲、慧君、育民、純菁

第一主角：老里長伯施至  
仁先生

第二主角：施義修先生

起初是我(里長伯)阿祖過台灣，當時乘坐的船上，免不了都有請神尊護衛，登陸之後，隨船的神明也就由施姓祖先負責祭拜。祭拜之後，族裡的人都覺得很平安(有得到神明的保佑)，日後慢慢也有外姓的人前來祭拜，於是施姓祖先就蓋了間茅草屋安奉神明。我這一脈的施姓祖先原本是來自於福建福州晉江的南沙崗，當地也有一間同樣名為六姓府的廟，施姓族人在大陸時就已經是該廟的信徒。六姓府從一開始時只是茅草搭建的小屋，到我手上的時候已經是石材建築，我再將它翻修成整間都是水泥的。古早的建築，要用到磚頭來蓋房子，多半是做官的，或大戶人家，才有辦法。一般的建築則是用咾咕石，當初在翻修的時候，牆壁打下來都是一塊一塊的咾咕石。後來看西街的南沙宮也來我們這裡分香過去拜，看西街那邊都是木材行，以黃姓居多，所以分香過去的廟，主神是姓黃的，我們這裡的主神則是順王爺，順王爺的姓氏是什麼我也不清楚，但我們六姓府裡是有一位十三王爺是姓施的，也是我們拜的主神。六姓府一年有兩次大拜拜，一次是正月十五，一次是六月十五。正月十五是拜天公，這是每個廟宇都一樣的，六月十五就是拜姓施的十三王爺。相傳十三王爺本名叫施全，是岳飛的結拜兄弟，排行十三，岳飛被秦檜害死之後，施全不服，於是躲在橋下準備刺殺秦檜，但是秦檜騎的馬很有靈性，知道橋下有躲人，便不過橋，站在原地哀鳴，秦檜於是派兵下橋搜索，施全便被抓住處死。施全死後有他的崇拜者將他供奉起來拜，就一流傳到現在。拜他的原因是因為忠義兩字，他施全對國盡忠，對兄弟有義，所以才對他敬拜。這個六姓府是在咸豐八年起建的，那時候一起過台灣的施姓族

人，有些就出外打拼討生活，出門在外難免有病痛生死，人死在異鄉，旁人幫忙他辦理後事，最後就剩一個神主牌，但神主牌旁人也不能幫他祭拜，於是就替他尋找親族，最後找到台南蕃薯港這個施姓的大本營來，先祖就在六姓府的茅草屋後面再蓋一間茅草屋，安置這些神主牌。這時候已經有了祠堂的概念，不過還沒有正式成立。之後有中部姓施的學者，是個做官的，叫做施學賢，他來到台南時，看到這個情形，就由他提議，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連海外都有人去募集，要在台灣蓋一座祠堂，讓大陸過台灣的亡者有一個寄託的所在。本來祠堂是要建在鹿港，但是以前鹿港姓施的是務農比較多，台南姓施的則是經商為多數，.....

【錄音檔 07:46】

祠堂（組織的活動） 31:24

我們春冬兩季會舉辦活動，活動主要是施姓宗親大家來到祠堂祭祖，這些活動到現在一直都還有在繼續。還有一些節慶活動，像是五月節捏尪仔、包粽子，或是煮豆花、擔仔麵來請客。

六姓府與施姓宗祠的關係

六姓府的管理與施姓宗祠現在已經沒有關係了。六姓府現在的管理者是我，這個廟算是祖先傳下來的，傳到我的時候，官方有問說是不是要由我繼承，登記在我的名下，我說不要繼承，產權歸神明，當作公廟，由我來管理就好。因為如果登記作私廟的話，就要繳地價稅、營業稅各種稅，像我們的祭祀公業和祠堂，就要交稅，一年的稅金就要繳幾十萬。

現在這個宗祠算是全國性的，不是只有台南地方的施姓族人有人在拜。當初也是全台大家一起出錢出力蓋的。但是也不是所有姓施者都會來祭拜，大概一百個裡面有一個吧！

（這裡接最前面一段）施姓族人發動要建宗祠的時候，因為鹿港施姓務農的比較多，財力比較薄，所以不夠能力，剛好我們台南這邊有錢有地，以前曾經出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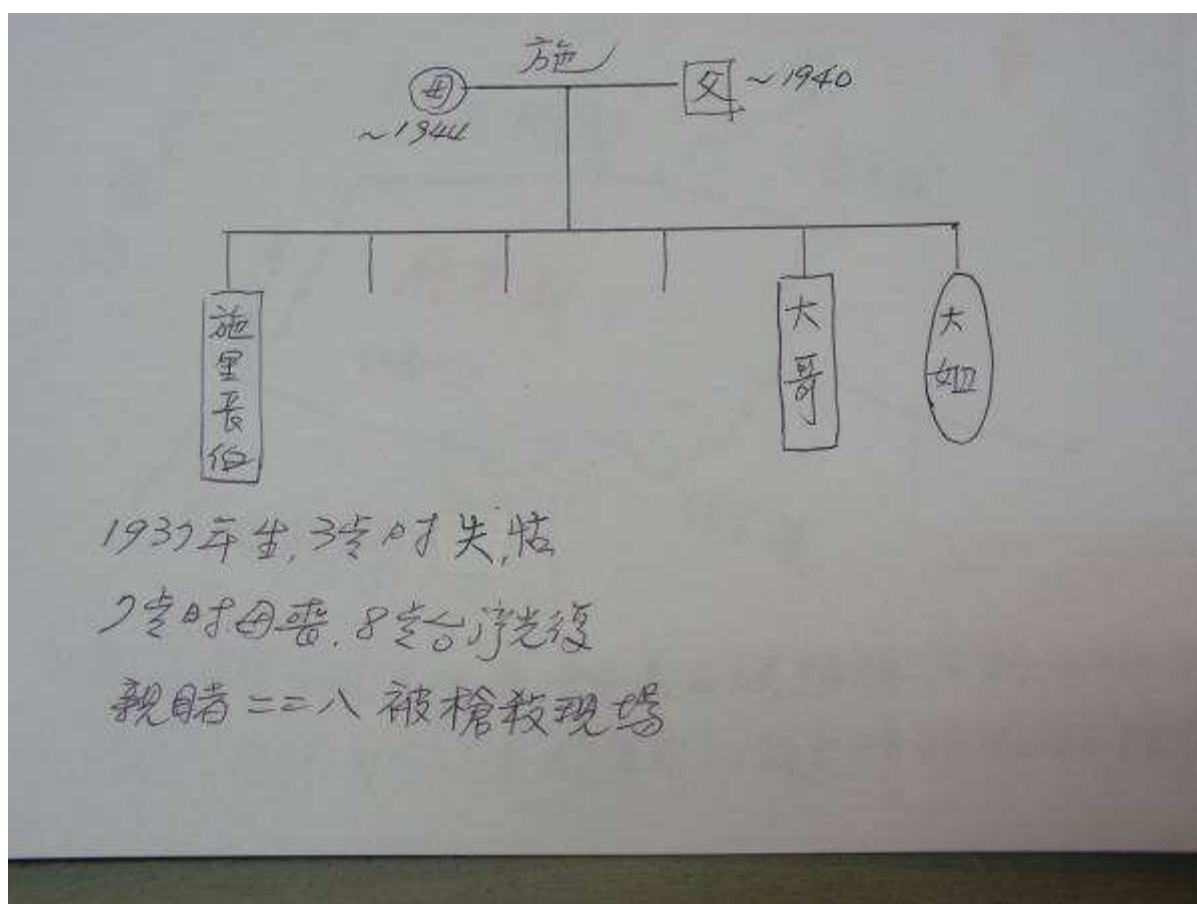
地的那些施姓者，現在就供在我們祠堂正中的旁邊，這些人裡面有我的阿公、伯公，還有我的叔叔，一個神龕才四、五張相，我們家就佔了一半，可見我們家在當時的影響力。當初建祠堂的時候，是借用廟的名義，因為當時日本人不讓我們建祠堂。我們祠堂的全名是「台灣臨濮堂施姓大宗祠」，所以冠上台灣的名，是代表我們的捐獻者來自全台灣各地。【錄音檔 01:17:47】

### 里長伯講海安路地下街

海安路(地下街)的由來是由我這裡產生的，蘇南成當市長的任內，我在作里長，蘇南成要開發這條海安路，那時候海安路大車(應該是指卡車)出入很多，海安路又小，大車經過造成震動，對旁邊的居民造成很多困擾，所以才有開發海安路的想法。為了要配合開發，我們施家莊還放棄了一些祖產地，退到現在的海安路邊。不過在蘇南成任內並沒有完成海安路的開發，議會有阻擋，是議員受民眾的拜託而阻擋的，有聲音說沒那個經費不要作那種工程。蘇南成那時候的想法是開發海安路的底下來作停車場，因為那時候台南市沒什麼停車場。後來開發案成案的時候，經費其實是來自中央，預算是四十億。到施治明的手上，開發也還沒完成，只做到大略的規模(kam-gua)，挖好地基而已，那時候大概花了二十多億，有人傳聞說施治明貪污了幾百億，可是對照實際的預算，就知道那只是傳聞。那時候工程的大包商是陳啟禮，他是做爬線(%)的，做一百趴領一百趴，做五十趴領五十趴，所以政府其實沒賠到什麼錢，沒有多給他領去。他欠了小包商幾千萬，就偷渡出境了。我在里長任內的時候，就認為海安路太小，沒開發不行，那時候市內的其他路都有在開發，我就發動這裡的居民，開發路時被拆的住戶、店頭，有權力優先購買地下街的店面，我會有地下街的構想，是因為政府招待我們出國考察，去到日本和香港，那邊都有地下街，我就覺得我們也可以來做，而且還可以配合捷運系統，那時候有開過會，說海安路會有一條捷運路線，連到海安路跟中正路交叉地方的總站，要做捷運系統一定是要在地下，在地上的話，會影響到附近的居民。那我們就有念頭說，現在不挖，以後也是要挖，學者跟政府也都是這樣想。不過也有反對聲音說，海安路這裡是淤積出來的，地質不好，但是地質的問題應該是有辦法以專業來克服的，日本也可以我們也可以的，日本也是島國。有共識之後，就決定開始開發了，我的責任就是協調路邊的民眾，整條街四百多戶，我一戶一戶的去拜訪，拿說明書給他們看，讓他們蓋章同意。有了住戶的同意後，我就去找施志明市長，我算是施治明的助手，從他選省議員開始就幫他助選，所以在他面前說話有力量。那時候我去了市長室，同時還找了民政局、建設局等等的官員一起開會，說我的構想，我的構想是，海安路地下街要挖五層，第二層做地下街，三四層做停車場，第五層是地基。就有人問說，高雄的地下街

就失敗了，我們怎麼還要做？高雄的地下街是一個公園的地底下，我們是整條路，比較方便，而且只要設備好，大家就會下去逛。我們也有跟住戶和建築師溝通，希望住戶出錢興建地下街的店面，一個店面大約兩百萬，這大家也都出得起。但是兩百萬買的不是全部的產權，是五十年的使用權。投資兩百萬可以五十年賺個幾百萬，大家也都很樂意。可是後來有些人在煽動，說會做水災，還說在地面上生意已經不好做了，到地下怎麼可能會好做。人們其實是比較喜歡繁華的、集中的地方，如果下面有人下去，大家也會跟著下去參觀、遊玩。工程進行到三分之一，政府開始一清專案，陳啟禮受到一清的影響，要被抓去關，陳啟禮於是捲款潛逃。小包商沒領到錢，就跟政府抗議，不施工了，工程就開始亂七八糟，給人觀感不好。當初同意興建的周邊四百多戶後來只有兩百多戶把錢拿出來，另外有兩百多戶放棄這個權力，為什麼會要放棄呢？因為後來政府公佈的承租金額是五百萬，這五百萬是表示所有的建設經費都要由人民來出，這跟本來居民只負責投資，公共設備由政府完成不一樣，這使得這個計畫就流產了。後來換政黨執政，計畫又改變，變成只蓋兩層，一層商店街一層停車場，路面上改成觀光區。【錄音檔 50:04】

#### 里長伯的生命片段



連六任里長伯，昭和 11 年生。祖先來台結婚定居。先以船商為業，後因風災「台江事件」，帆船全被吹毀，改行雜貨批發商—順興號，日治期父親吸食阿片，家業漸衰，父親過世，母親接管生意，不久結束商業。

光復前一年母喪，由較長之兄姐養育（三男三女光復後尚活著的有半打）。

二二八時依親住東門附近，親眼目睹犯人被槍決...

年輕時後備軍人幹部工作，後由上層推薦，參與競選連任六任里長職。海安路地下街開發自始參與，隨團去日本考察認為可行，即奔走聯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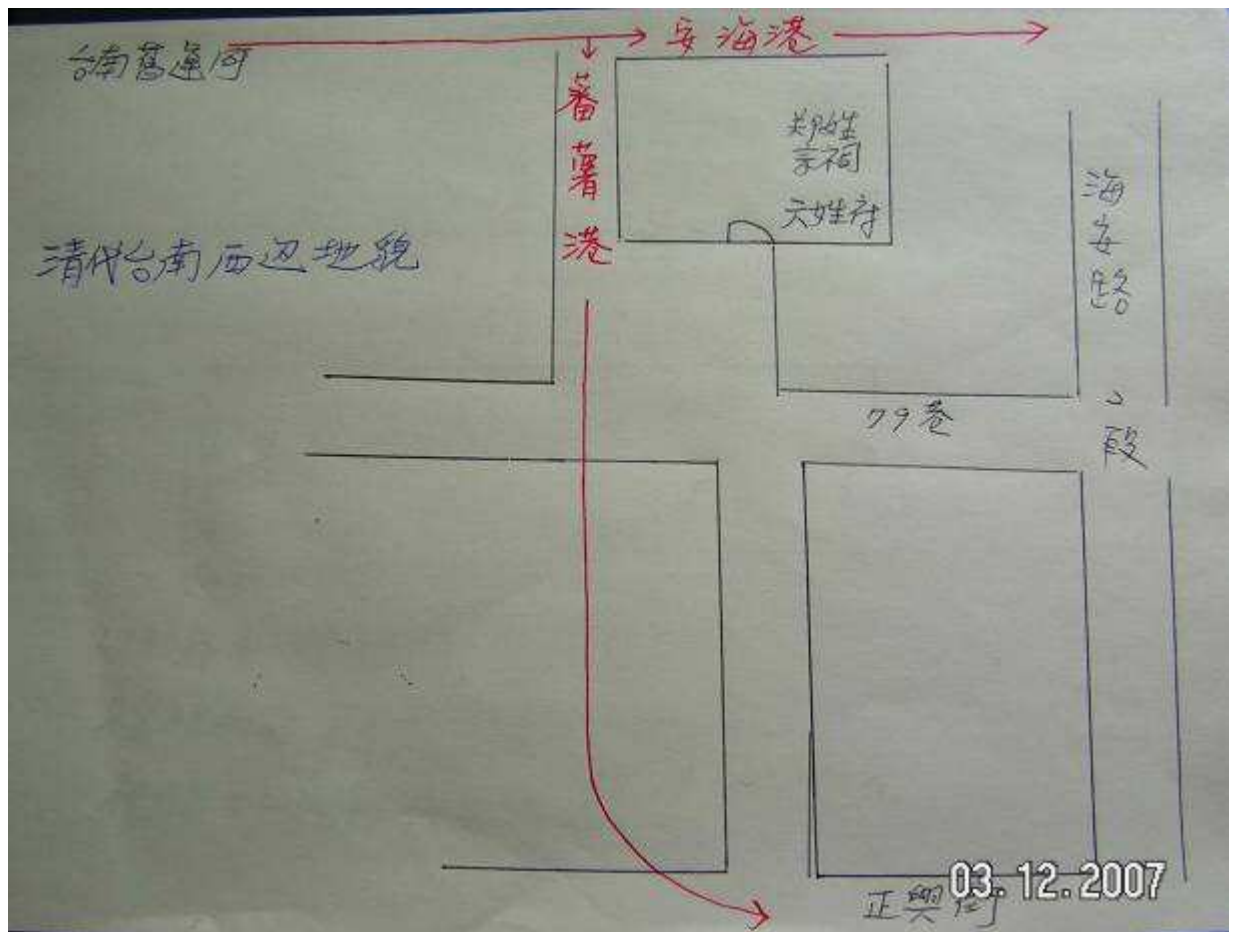
清國時來台南住蕃薯港施姓三支：

4. 岑江—住米街（新美街）--開五穀雜糧行

5. 晉江錢江（鹽商）施總--改營薪炭

6. 錢江穆遠、子埕—船運業

（帶晉江 17-18 堵南沙岡地方族人，並同帶六姓府千歲爺，咸豐 8 年在蕃薯港建廟奉安）



里長伯介紹施姓宗祠周遭之古地貌



原以為台南施姓與將軍鄉施琅同脈，經訪問知完全無關係，亦無互動。此脈施姓原為郭氏，南遷至福建，有更早到沿海之施姓勢力大如小王，郭氏族人就依附改姓施。後來有些到南洋，一些越台灣海峽到台南及鹿港二地各自發展，屬臨濮堂號的台南施姓經營小生意，鹿港則多務農。日清簽下關係約割台灣給日本，風聞日人要來滅施姓族人，導致許多逃離本居地到山區與原住民通婚（廬山溫泉區），有些改成他姓，以後亦有改回施姓者。



【台南市政府—舊城風華—五條港文化園區，56頁】



咸豐8年，祖先來台帶來六姓王爺，搭草茅奉祀使族人平安。各人士農工商，總會身苦病痛，有人客死等待落葉歸根，則另蓋一茅屋置放骨灰罈。後重建為咾估石材，日治期重建為磚造。

## 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我大約八、九歲，那時候我讀明治，就是現在的成功國小，那時候有人說陳水螺（？）的時候就要戒嚴，還沒戒嚴的時候，我在南門看見長榮中學的學生，拿著扁擔、鋤頭、木劍等等的武器，見到外省人就砍就踢就打，是我們（台灣人）先打人（外省人）的，外省人被打得很慘。到正規軍（指的應該是國民黨軍隊）來的時候就戒嚴了，正規軍來了之後就抓主導者，殺了很多人。戒嚴的時候，水螺（？）吹下去，我們就要書包背著回家去。光復的時候，陳儀帶來的八路軍（因為陳儀是共產黨，里長伯的理解）根本是乞丐軍，穿草鞋，身上背著包袱、鍋碗，或是用扁擔挑著行李，我們以前看習慣日本兵比較規矩，比較正規的隊伍，很整齊的一排排前進，現在看到中國兵一個接一個散漫的走進市區的樣子，很不習慣，以前日本兵也不會走進市區，進市區都是坐軍用卡車。正規軍來了之後，就抓主導者，一個湯德章律師也被抓去槍斃，我正好有看到，他被軍用卡車載到民生公園，我正好走到氣象局的那個轉角，就被擋住不能過，我看到湯德章被上背了一個以前人家要被砍頭時背的木牌，軍人叫他跪下，就「碰碰」開了兩槍。後來陳誠的部隊來了，有些台灣人就向那邊靠攏，向官方密告跟自己處不好的人，害死很多人。

問：二二八事件的時候你八、九歲，看到那個局面會覺得害怕嗎？

害怕是不會，以前日本時代有躲過空襲，炸彈向下雨一樣從天上掉下來，死人看得多了。【錄音檔 01:31:05】



## 第五組

時間：2007/12/3 晚上 7：30 至 9:50

地點：五條港地方文化館

受訪者：黃德成

採訪者：王耀東、張幸真、張柏琳、謝佩瑤、周舜裕

記錄者：張柏琳

### ◎設立長榮大學的過程

長榮中學很久以前就想要設立長榮大學，後來向教育部申請，那時沒有開放，後來開放了，長榮中學的董事會就通過要設立大學，當時我擔任書記董事。教育部的門檻是設立長榮大學最少要有三億的基金，要去哪裡找？我就雞婆說向銀行借，結果我就被指派這項任務，正好我與臺南區中小企銀熟識，……見刊物，向許文龍借錢，許文龍的幫忙。

◎1980 年去美國學「經營管理與社區服務」，在 YMCA 系統下的喬治威廉大學就讀，拿世界 YMCA 的獎學金去的，

◎與許文龍的關係。YMCA 裡有設音樂愛好會，會長是林秋雨先生，他與許文龍先生熟識，那時林先生買了幾百萬的音響設備，我就常常去那邊聽音樂，許文龍也常去，後來 YMCA 組了一個合唱團，我常去拜訪許文龍請他捐錢，就這樣熟識的，他本身也愛好音樂。

### ◎流浪三年的際遇

那是很可憐很悲哀的事情，念國中二年即要結束時，六月份在一個星期內先後失去母親與父親，正好要升國三，因覺得人生無望，就不讀了，說來是很悲哀的事情，我每天就從永樂街走去西門路，走去中正路，走去運河邊，就像遊魂一樣，在運河邊哭，每個禮拜都去父母墳前哭泣，半夜三四點在火車站噴水池前哭泣，後來同學常常寫信安慰我，他文筆很好，我也覺得不想輸人，就去買世界文學名著，我父親留了五棟房子給我，家境算不錯，就這樣和同學通信，心靈有一個寄託，跑去看西街教會因為調皮搗蛋就被趕出來，所以有一兩年沒去教會，後來去東門教會遇到蘇佐揚牧師，被他感動，才又回到看西街教會，那時開始，我對教會就很有心。

流浪三年期間，我半夜騎腳踏車在安平路上大喊大叫，或去墳墓亂叫，也許是因為這樣我的嗓音不錯，後來參加歌唱比賽都得第一名，我曾在台北中山堂演唱過，沒有用麥克風，聲音很響亮。流浪三年時我曾跑去學聲樂，念高一時參加台南市歌唱比賽得第一名。跟同學通信三年，作文比賽也都得第一名。

高家三姊妹之一高智美就是我的音樂老師，她很有才華，對我也很好，她在長榮大學教音樂，年紀大，我就幫忙教音樂課，因為她是我的恩師，就像母親一樣照顧我。

高中我參加過合唱團聖歌隊，所以後來我在長榮中學也教合唱團聖歌隊。

◎喜歡的音樂。還是聖樂，以前台南市彌賽亞唱聲樂的都是我，唱了好幾年。

◎是否唱過情歌給太太。我跟她是一見鍾情，第一眼就電到了，她被我電到我也被她電到，轉過頭去再轉過來看到彼此還是被電到，所以不用唱情歌追求就已經一見鍾情了。我最愛唱「至聖的天父」，她每次聽到我唱這首歌就流眼淚。

關於這首歌還有小故事，我教過許多合唱團跟詩歌團，我擔任 YMCA 總幹事實很關懷殘障團體，我高一就曾經擔任盲人的義工，因為小時候失去父母，自然對弱勢者比較關懷。擔任總幹事民國五十幾年有很多小兒麻痺造成的肢障，民國六十六年我在神學院辦了一個游友活動營，找許多國民小學跟國中小兒麻痺知障者來參加，起初只有十幾個，後來找大學生擔任志工一一訪問，就來了八十幾個，第一次辦了四天五夜的游友活動營。

我是心理諮商的碩士，訓練大學生志工關於心理諮商的事情，來輔導這些小孩，小孩子都很感動，最後一晚孩子們都捨不得睡，捨不得離開，後來我決定租下這裡，讓他們每個月來這裡，就成立了臺灣第一個肢障社團，慈光社。

### ◎慈光合唱團

起初拜託其他音樂老師幫忙訓練，但覺得他們資質不夠而拒絕，因此我決定接下這項工作，我有教過其他合唱團的經驗。1989年5月底成立，最先教他們唱望春風，我唱一句他們唱一句，這樣的教法，後來有人邀請去慈善義會表演，盛情難卻之下就答應，那是8月的表演，唱三首歌，「望春風」、「你若打開心裡的窗」、「至聖天父」，眾人感動萬分，我相信「痛苦的靈魂一定有不一樣的聲音」。

後來去美國演唱，當時我擔任新樓醫院副院長，帶隊出發。第二天先帶他們去一個臺灣人設立的老人會館「鶴園」，先讓他們鍊鍊膽子，唱了五首歌，老人們感動得淚流滿面，一邊流著淚一邊掏錢說要募捐，不過我們本意不是要募捐，老人們堅持要募捐。此事還登在美國太平洋日報上，標題為「愛心所在就是天堂」，第一句就是「很久沒有這麼痛快的流淚了」，連寫這篇的記者都感動得哭了。

自美國回來後，我每年都帶慈光合唱團出國演唱，五年前北京 YMCA 九十周年，我帶慈光合唱團去北京表演，北京有一個盲人合唱團，事先我就跟他們說：「北京的唱腔跟你們不一樣，他們的口腔共鳴不同，像是京劇的共鳴腔調，你們見識到不要被嚇到。」果然被北京盲人合唱團渾厚的唱腔嚇到，接下來的演唱表現得不好，草草了事，上車後我跟他們說：「事前我有告訴你們，他們唱腔與你們不同，你們被嚇到了吧，」有人笑了出來，我繼續說：「他們是在唱聲樂不是在唱歌，你們才是在唱歌，正式表演時要用心好好唱，今晚實在有夠漏氣。」說到這裡就沒人敢笑了。音樂會後一個教會公報社以前的社長來找我，他是臺灣人，他要我轉達慈光合唱團說：「今晚音樂會就是你們讓音樂會有高潮，你們讓眾人感動。」我仍是要說：「痛苦的人生一定有不一樣的聲音。」

我曾經幫助過一個殘障沒有手的女孩，她因為殘障不敢出門而自閉症，我要她來游泳，她母親質疑說：「沒有手怎麼游泳？」我說：「游泳會讓她身體變好，而且我相信她以後會變得很好」，起初她媽媽很擔心，在旁邊看，那女孩三年後去參

加阿根廷比賽奪得銀牌。

作殘障的工作對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我小時候就去教會參加教會合唱團，自小就喜歡唱歌，亂唱一通，還被老師罵「小聲點小聲點」。

◎美援我小時候也有分到，教會都會分麵粉、舊衣服，……大陸上說蔣介石帶了黃金幾萬兩幫助台灣經濟發展，其實第二年就……如果真有黃金萬兩就不會有這種情形了。我小時候還好，因為父親作醫師……這裡出包了

◎在神學院印象深刻之事：當時參加手鐘團。1964年去日本表演，恰巧遇到日本新幹線開通，很幸運的在開通日當天搭乘新幹線。有一件有趣之事，坐新幹線時，車廂內很安靜，我轉頭跟同學說話，才剛開口第一句，眾人目光都望向我，實在很不好意思，日本人說話很小聲，車廂內有日本人在吵架，連吵架都很小聲，不向我們吵架都很大聲。

◎去大陸遇到夫妻吵架的趣事。去大陸參訪的感想。

◎與太太的故事我與太太相遇時，我十八歲她十五歲，一開始就一見鍾情了，「抗戰」九年，因為我太太的父親不太願意我們交往，她家不富裕，需要她工作養家，所以不希望她很早就結婚。……

那個年代較保守，一見鍾情後我和她在教會裡「互看」一年，一年後才敢約她去看電影，這件事也很好笑，我跟她去赤崁戲院看電影，剛到就遇到她父親騎腳踏車經過，第一次約會就被破壞，她父親氣死了，她就被她父親載回去了。

我不敢去她家，她也不敢去我家，我們平常的交集就是在教會見面。

約會散步都去運河邊，在安平路附近，YMCA那裏。我很多話，她都很安靜的傾聽，我就覺得她真是世界上最溫柔的女性，結果結婚後都是她在講，換我在聽。交往幾年後跟她在運河散步，心裡就想要吻她，這件事很有趣，她戴眼鏡，我把她眼睛拿下來說：「我可以吻妳嗎？」她說：「不要。」頭就低下來，我頓時不知該怎麼辦，只好說：「好吧好吧，我們回去吧。」結果之後三個月沒見面，我說給神學院同學聽，同學說：「哪有人這麼土，這種事哪有在問的，就抱著親下去啦。」所以下次我就沒有問，就抱著給她親下去。

談到要結婚，太太的父親說二十四歲才允許，在那之前都別談，所以一到她二十四歲我馬上就找人去提親說：「二十四歲到囉。」，因為之前都說要等到二十四歲，她父親也只能答應了。

我太太也很有才華，在校成績都很好，不過因為家境不好，所以長榮女中畢業後就去考電信局，也考中了，不過我覺得很可惜，她的才華沒辦法被栽培。

### 決定當牧師太太的反應是

交往之初她不知我要當牧師，讓我很感動的事，她聽到我要念神學院，她就去學彈琴，她沒這方面的天分，家境也不好，居然爲了我很認真的去學琴，讓我非常感動。

### ◎信基督教的有作十六歲嗎？

我是因爲父母雙亡，所以沒作十六歲，不過教會裡也有作十六歲，不過是在家庭

以家庭儀式祝福成年的孩子。

◎教會裡也有人反應，廟宇邀請我去參加什麼活動時，他們會反應，不想跟廟宇有所接觸，我是覺得不要這樣區分，只要不要拿香，要去溝通協調。

◎接 YMCA 總幹事時是赤字，一年後就變黑字。

◎是什麼機緣來五條港發展協會？

當時我是 YMCA 的總幹事，正好是五條港的港頭，參與社區許多事物，另外也找了其他單位一起合力，大家推我做五條港發展協會理事。

## 五、未來衍伸的研究議題及可能性

爲何我們會邀請華南研究會成員來一起合作開課？他們的研究有何特點？另外活動的名稱，所謂的「走入歷史田野」，到底是什麼意思？歷史學是研究過去，田野（field），或說田野工作（fieldwork）的概念大概是來自人類學，歷史學既是談過去發生之事，那田野還存在嗎？到底什麼是歷史田野？底下我們先從華南研究會談起。

### 華南研究會

華南研究會在 1988 年成立，原名是「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1996 年改名為「華南研究會」。華南研究會結合香港、大陸二地對香港、華南地區及海外華人社會研究有興趣的學者。十餘年來，該研究會不但定期召開研討會，還實際舉辦田野調查研究的工作坊，培養了不少新一代的歷史研究者，以該會的成員為中心還創刊了《歷史人類學刊》，並已經推出「歷史·田野叢書」，可說為中國社會史研究開拓出了一個相當顯目的新領域。

2001 年，廣州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的成立與運作，使華南研究的影響越來越大，「華南學派」的名稱更逐漸在國際明清社會史的研究佔有一席之地，華南研究成員甚至希望走出華南，到中國其他地區去，延續他們的問題關懷與研究方法。<sup>50</sup>

華南研究會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重心，如陳春聲教授在「歷史·田野叢書」總序中所提的，是要透過區域、個案的具體事件的研究來表達對歷史整體的理解，並結合社會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努力將田野調查和文獻分析、歷時性研究與結構性分析、國家制度研究與基層社會真正有機的結合起來，並在情感與理性上都盡量回到歷史現場去。<sup>51</sup>那這個歷史現場也就是所謂的「歷史田野」。

也就是說歷史有其連續性的歷程，現在之所以爲現在，原就是長期歷史過程的縮影，所以走入「歷史田野」，自然有其必要性，也就是說，歷史學者，尤其是研究地方社會史的學者，有必要開始跑田野了！以前有句話說「動手動腳找資料」，研究者除了在文獻史料內耙梳外，也要真的「腳踏實地」了！

<sup>50</sup> 周建新，〈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論爭與實踐：以華南研究為例〉，《內蒙古社會科學》2006 年第 3 期；科大衛，〈告別華南研究〉，收於華南研究會編，《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頁 9-30。

<sup>51</sup> 陳春聲，〈走向歷史現場：歷史·田野叢書總序〉，收於黃志繁，《賊·民之間：12-18 世紀贛南地域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5。



### 府城地方社會研究

誠如參加工作坊幾位老師所說，台南府城的城市尺度是一個相當適合做田野，研究地方社會歷史的地方。他／她的歷史遺跡、傳說與記憶、儀式展演等，都可能有著明顯的「觀察點」可切入。例如這次工作坊過程中，經由幾位老師提醒及與本館研究組同仁的討論，發覺到府城的廟宇動輒喜歡將沿革上溯到明鄭時期。<sup>52</sup>或許背後可能有著誰是「正統」之爭，或是表達我就是比妳年代早。那到底國姓爺何時成為官方認可的「正統」之一呢？

---

<sup>52</sup> 在一次與同仁謝仕淵的討論中，仕淵提及若能明瞭府城這些廟宇大概是在何時將廟宇創建沿革與明鄭時代連結在一起的，會是一個有趣的觀察點來看府城的地方社會史。



如果初步來看，鄭成功的神明化，大概是在十九世紀左右，台灣民間已開始有人祀奉鄭成功，但官方眼中鄭成功基本上是個叛逆形象。這要到清末才開始扭轉形象，鄭成功成了忠君愛國之士，納入「官廟」的系統。<sup>53</sup>或許是在這個階段，當鄭成功成了官方認可的「正統」之一後，地方內部間才開始「各自」把這套「正統」融入自己的論述與故事裡。<sup>54</sup>這讓我想到了工作坊中，科大衛教授在回應所謂國家「正統化」的一席話（希望我沒解讀認知錯誤），我重組寫就如下：

官方所建構的正統化，是地方拿來做為自身合理化的藉口，或是利益的取得的一種途徑。也就是說在不同的地方社會，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地域對「國家」意識型態的各種形式的呈現，而地方創造了符合國家所謂「正統化」的需求，我們就會在不同地方看到有自身地方「區域特徵」的國家「正統化」論述與表徵。

以國姓爺為例，我們若再細究，或許可看到更多地方社會與國家之間的怎麼長期互動、變化的過程與特色。總之，透過這二次的工作坊，我們應該需要花時間靜下來，認真想想怎麼來回答類似這樣的問題：到底歷史上府城的地方社會的運作是如何在國家、地方政府與地方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如何折衝（negotiation）下，所建立以來的呢？而有什麼樣的地域性特點呢？

<sup>53</sup> 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台北：三民書局，2006），頁 29-32。

<sup>54</sup> 包括現今我們所認知的「正統鄭成功」的歷史形象與意義呈現，也應該大致在這個時代開始漸被構築。





